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40

37

T3194/4634.85

吉安府志卷六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志 下編

勅

明

賜少傅楊士奇貞一印勅

仁宗

往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監國之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贊助庶務敷答章奏籌畫之際適中為難朕恒以為慮尚賴卿一二臣僚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以惠黎元正固無貳簡在朕心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

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斃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故勅洪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褒崇羅倫勅

孝宗

士之立身行道必取法於聖賢國之勵俗作人必首崇乎忠孝眷我先朝遺彥未沾沒世休光風化是關褒崇可後爾翰林院修撰羅倫志慕孤忠心潛正學狀元及第曾無溫飽之圖侍從登庸蚤著剛方之譽凜危言之劇上事切網常寧守道以忤時分甘貶謫留署有賜環之命達人以拂袖為高累抗封章竟歸舊隱急流勇退振廉頑立懦之

風苦節清修以授徒著經為業鄉邦化服士論推尊正氣浩然猶充塞乎天地英聲偉甚實增重夫朝廷茲特贈為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毅嗚呼心不慮於功名爾故遺榮於當世事有裨於名教朕將示勸於將來惟靈爽之如存庶恩綸之歆服

表書疏

宋

遺表

胡銓

有生必死何足動心無路報恩實不瞑目興言氣鬱戀闕神馳竊念銓奮自孤生早陟膺仕不識忌諱自取顛隳太上赦臣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臣於九卿六官之列曾

何補報徒積罪尤久違闕廷待盡田野屢昇真祠之逸復
叨秘殿之崇收召節以遂其遇許桂冠以優其老身塗草
野雖自誓於平生命在膏肓恨不獲其死所強支微喘更
畢餘忠伏願皇帝陛下舍己從人安民和眾大秦襄復讐
之義監周公無逸之書任忠直之士而勿親便佞之人守
祖宗之法而勿聽紛更之說益堅初志懋建豐功混胡越
於一家壯基圖於萬世臣莫瞻九陛行即三泉相如草封
禪以貢諛切所不敢張巡為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

謝郊祀大禮進封廬陵郡侯加食邑表

楊萬里

觚壇饗帝莫助宵衣之勤梓里建侯惠徼晝繡之寵家有
即拜巷無居人咸謂煙波之釣徒亦錫山川而啟宇竊以
士伯之賞瓜衍地豈故鄉買臣之守會稽位非列爵小臣
何者異數兼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興禮從周由仁蹈舜
郊祀天地式尊祖而敬宗聲教朔南傳行慶而施惠而臣
功無橫草恩與分茅執以信圭誦三復斯言之玷佩之侯
印肩萬邦維屏之忠

謝皇太子頒賜誠齋二字牋

玉宇寶書賜一雙之白璧
權籬茅棟騰千丈之瑞光
白愧野人恭承嘉惠茲蓋
伏遇皇太子殿下學闡百
聖天縱多能於兩宮問寢
之餘傳二聖揮毫之秘龍
盤虎臥得精妙於太皇霧
結雲霏憲昭回於今上某
敢不刻諸琬琰垂厥

子孫袖有驪珠含山川之輝媚家無儋石藏星斗之文章
已未上皇帝書畧

文天祥

一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
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
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
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
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寢弱而盜賊
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
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
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
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

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闡節
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
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闡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
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闡方欲那
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
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
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隣朝廷既傾國之
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與此外八
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之
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潭湘避長沙則出衡陽
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

敵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緊急

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沉摯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簡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諸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

之憂哉

明

乞專官分守地方疏

周用

臣竊照江西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各縣與吉安府所屬萬安泰和永豐永寧龍泉等縣并撫州府樂安縣地壤經畫彼此相交蓋南贛當梅嶺之北吉安又居贛州之北其所屬各縣與樂安縣則環居南贛所屬各縣之外各府惟南贛地方田地山塲坐落開曠禾稻竹木生殖頗蕃利之所任人所共趨吉安等府各縣人民年常前來謀求生理結黨成羣日新月盛其搬運穀石砍伐竹木及種靛栽杉燒炭鋸板等項所在有之又多通同山戶田主置有產業變

客作主差徭糧稅往來影射靠損貧弱又有一種來歷不明之人前來佃田傭工及稱齋人教師等名色各多不守本分潛行盜竊間有糾集大夥出沒劫掠不可踪跡又或因追取久近債負或稱根捉脫逃軍匠往往各於原籍官司生情捏告彼此文移往來經年不得杜絕其各有司官員又各據分治之說以行好勝之私事由所屬俾曲作直詞涉外縣抑是為非况吉安樂安細民素稱好利健訟加以持法不得其平頑民益無忌憚非惟藏奸蓄穢不可祛除間有積案滯獄亦難控訴蓋因南贛二府為嶺北道吉安府屬湖西道撫州府屬湖東道其布按二司守巡官按察司雖有兵備副使一員在於嶺北駐紮緣吉安府不係

管轄布政司雖常委本司官一員兼管湖西嶺北二道又不得常川巡歷以致事無總統人多缺望臣到地方以來緣見各府詞訟交構有司不為分疏已經遵照大明律該載原告就被論輕囚就重囚少囚從多囚及兩縣相去三百里之外各從事發處歸結事理通行去後旋復稽考案卷阻閣如故未見奉行亦緣吉安撫州等府於臣地非所屬勢難責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原分南昌九江湖東湖西嶺北五道其布政司官除管糧外原設左右叅政叅議止共四員平常時該數內一員兼管二道蒙乞勅該部查照巡按御史穆相題准事例定議該司叅政一員分守責任兼管湖西嶺北二道聽攜家屬前來吉安府駐紮巡

歷地方分理詞訟臣於萬安泰和永豐永寧龍泉樂安等縣遵照原分勅書事理除一應民情不敢干預外但係盜賊人命重情與南贛等府地方事有干涉者聽臣行移督責若各縣當該官吏不行捕獲追究了結亦乞聽臣提問不許仍前玩愒阻閣則提綱挈維可收功於共濟防微杜漸當弭患於未形緣係乞專官分守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舍人李宥齋捧謹題請旨

請諡先賢疏畧

李日宣

題為聖世無覃敷獨遺之典名德無久鬱弗耀之光謹據所知上達聖慈以備採擇事臣不敏竊嘗臆之有兒童知其名士紳仰其徽而一字華袞未以相加者亦有名易矣

而官不稱其德賞不如其功名雖挂於國本而實未沾乎
闡猷者有兩人焉謹向皇上陳之其一為原任大學士解
縉夫縉非異人即高皇帝所為寵之異之恩猶父子者也
其遭禍之酷則以護持仁宗好皇孫一語微合成祖睿算
陰諍默衛為權者所忌而遂中於漢庶人之譖鬱鬱獄死
異時仁宗非不還其第宅錄其苗裔而封功德時如有
待今二百五十餘年開閣元臣冷落荒邱聖明能無憫念
乎其一為原任春坊左贊善羅洪先夫洪先非他即昭代
所稱為理學狀元者也洪先之學得新建良知之傳師先
莊介無欲之旨一以保固收攝為功退藏於密是其本領
無何為請東宮出講落籍山中幾數十年恬修正學海內

仰為山斗臣近覩刑部主事孫如法贈光祿少卿至洪先
雖已謚文恭然以宮坊翰學又為國本褫奪者丁卯間亦
僅得贈光祿少卿而廕與祭兩闕然是何今昔懸殊至此
遐思賢人子孫率多貧且樸而臣鄉為甚今解羅二臣之
後又甚貧家業飄零良可嘆也又景泰間人皆知于謙徐
有貞忠勲矣而不知當時謙所舉為左右手有貞等所憑
主謀迎復者則都御史羅通也通初知清化數却黎利於
克鋒既扼居庸則保都城於安堵至今居庸一關人廟祀
之不替具載名臣記一一可考此其功不在臣鄉譚綸毛
伯溫下而二臣得謚通獨未蒙則今日欲鼓勵臣工如羅
通之缺典應照譚毛二臣補之矣又有若崇仁布衣吳與

弼自幼潛心伊雒壯而棄舉子業一意敦行孝弟明道淑人英廟聞其名遣官幣聘至京授以諭德疏辭既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堅令就職辭益力仍遣官送歸褒嘉海內從遊者衆如胡居仁陳獻章張弼其最也胡之言曰今之學明德足表表者聘君一人耳陳之言曰章生長東南樞趨日少茲欲就以正慨弗及云張之詩曰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今胡陳俱從祀而吳猶蕭蕭野土可念也此外若臣鄉大理卿曾乾亨太常卿王時槐與臣巡歷所知若雒之戶部主事尤時熙溫和純粹有明道之氣新安之光祿卿孟化鯉精心卓旨以正學自任皆物望所傾急須易名者臣又記十年來今大學士何宗彥任禮部侍郎所請張元忬朱鴻謨鄒智及臣伯祖李中等多臣師鄒元標所臚列也宗彥所請原合四方之公極一時之選萬口無二今茲之舉猶當從其遠者真者俾人心允服盛典重輝其為世道人心嘉賴靡有涯涘矣

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劉元卿

奏為聖世理學大明再乞天恩增祀四儒以興正學事臣聞之臣師耿定向曰世之所以久安平寧者人為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者道為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於淫蕩邪僻則學為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為學而仁流一世或以師友為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仁流

最遠彼以為賢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喪然六
經故在也朱熹承周程之後特為表章使天下士民咸知
尊孔孟以自束修是故迄宋至元迨我國朝遵用其教世
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朱熹之功然熹之註疏固為涉海
之航而後之學者遂以航為海於是求之詞章記誦而視
聖人為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掇良
知之旨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知之無不良人皆
可以至於堯舜而患不致良知耳希聖之路久塞而復開
則又守仁之功夫人心之宰萬物譬之猶海也朱熹借六
經以為航守仁復直指人心使曉然知海之不遠固皆孔
門之嫡脈其並得從祀宜矣然臣以為朱熹之功大矣所

以開朱熹者誰也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議也守仁
之功大矣以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
祀又不可不議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
也不求其原海孰與輸不求其委河孰與衍熹之學得之
李侗李侗得之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臣觀
從彥教人每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侗亦嘗終日
危坐以求所謂中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都可見遵堯一
錄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本末備具咸可舉行
視世儒迂踈無當又何如也彼其師楊時以為惟從彥可
以言道而從彥少然可亦亟稱李侗蓋不虛云今周程祀
矣楊時又增祀矣而李侗從彥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

缺典也守仁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一出於正者則當以守益王艮為首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皜皜肫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頗詳盡矣王艮以布衣悟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夸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而自為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以褐衣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觀今日學術謬悠特甚或以孝弟為剩談以懲忿改過為沙帶芻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於此之時使四臣者得入祀典無但遵朱熹而及其

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為大亦無但遵守仁而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為益即四臣兢兢躬行或隕然如田夫野老或冥然而默坐潛心或忠義形於昌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元悟奇行而今所從祀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繩申飭規矩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其為補豈小小哉夫學一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願附於聖賢顧無奈繩墨之易失也畫工之畫也惡圖狗馬好作鬼魅則以人之所不覩者易逃爾今欲使鬼魅之說得熄則無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以為增祀四儒不但可以補先朝之缺典蓋亦正學術之大機也伏惟皇上採納臣言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

臣羅從彥李侗先臣鄒守益王艮則俎豆生輝斯文幸甚
臣不勝祈懇之至

乞禁開採疏

蕭近高

題為地方瘠困已極不堪開採懇乞聖明亟收成命燭奸
殛殘以安民生以固國本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辦事該
科見江西稅監潘相一本為竭忠獻利裕國便民事據吉
安泰和縣土民段永等首稱本縣官山一座名姥山嶺出
產石膏欲要自備資本立廠招商開採歲可得萬石販賣
徵收以裕國計等因奉旨准依議行臣一見之駭且嘆曰
有是哉小人之巧於逢君忍於朘民至此極也自潘相凌
毆宗室此宇宙一大變故也內而廷臣劾之外而撫按奏

之皇上悉置不問以故奸人窺知上意虐斲益張漫無忌
憚相曰叅政正佐當罰治旋有罰俸之旨相曰牌票不必
由驛傳道掛號旋有兵部知道之旨相曰石膏可採旋有
開採之旨兩日之間命旨三下此三旨者皆非所以令天
下也皆非所宜令衆庶見也臣且先言石膏所以不屑開
採之故大學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
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獻子不過春秋時一
大夫耳猶不屑與民爭尺寸之利堂堂萬乘之尊而乃蹈
獻子之所戒乎皇上採金於山採珠於海猶曰此重貨也
區區石膏何物質與土塊同賤與土塊等千斤之值不能
一金不過編民蓬戶賣腐之家用之以為漿及醫家間一

用為藥餌而已就令如奸人段永之言一歲果可得萬石變價能幾何哉王言如絲如綸而營及賣漿之業虧損聖德莫此為甚臣竊為朝廷耻之且非獨於此也即以利言之其得不償失利不侔害不待智者而後決也臣吉人請言吉俗江右地瘠民貧食土之毛不足給衣食嘗餬其口於四方而吉之瘠因為尤甚頻年水旱相繼疫癘大作村落之墟幾絕煙火今者重大水災撫按又見告矣向令石膏可以資生小民之趨利如鶩當不遺餘力而攘財矣又何必跋涉而走四方乎又令小民果饗其利縣官何不從而徵之定為稅額乎此山俗名武山北距縣城八里許南距贛江六里許武山介於其中周迴不過二三里乃云有

二十里之廣者是山能踰城而跨江也此欺誑之尤者也若一旦開鑿不過旬日即可夷為平地其發人塚墓拆人室廬破人田產不待言也按形家武山於縣治為祖龍於郡治為前障譬之人身挖其腦髓抉其踵趾而望其生全有是理哉以萬石石膏而易一郡一縣皇上以為利乎不利乎况既曰自備資本矣又曰照礦事例官四民六是皇上之得利少奸民之規利反多也况既立廠必且差官官校一出蠅聚蟻附有司供億之繁費無名額外之剝削百孔千瘡莫可窮詰分毫皆小民膏血是利歸羣小怨在蒼生而害獨陰移之皇上也皇上英斷蓋世明並日月何見不及此耶大抵小人之使為國家惟規規目前之利是營

而不顧異日釀國家莫大之隱憂惟思百計以中主上之欲結一時之知而不顧後日其言之必不可踐如近日魯登科之代奏鹽商五十萬可為永鑒矣皇上之明一見欺於魯登科可再欺於潘相乎伏願皇上毋墮奸人之計大彰睿斷亟收成命將段永文明等明正欺罔誤國之罪寸斬以謝天下將潘相撤回正罪以為各直省稅監無忌憚者之戒斯國憲昭而奸邪斂跡民志定而禍亂潛消不然臣誠不知所稅駕矣臣狂愚不識忌諱謹以臣鄉耳目所見直控君父之前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叅內監疏

題為一省兩監疲累已極懇乞乾斷歸併以廣皇仁以奠民生事臣昨閱邸報有江西稅監潘相一本為稅額徵收有歸窰務允宜親歷專駐劄以效涓埃事大約謂各礦封撤稅包有司相於額稅外無所事事遂欲駐劄景鎮專理窰務又一本為遵奉聖諭事大約謂描畫瓷器須用土青土青之中惟題准浙青為上等堪為上供其餘廬陵縣錫瓦山永豐玉山二縣徐鳳等山土青顏色淺淡皆中下等無當御用變價隨稅恭進竊以為潘相此舉過矣查得武宗皇帝時曾欽遣內臣督理窰務至世宗皇帝英明遠矚旋即革去專令饒州府官一員督造於時歲進未嘗不如額也器用未嘗不精好也節年遵守至今便之即或間有粗糙嚴責成於有司有司奉法急公未必在內監之後也

何為潘相未奉明旨而逕往駐劄乎謂之駐劄相蓋欲為
久駐之計營三窟之安非特一時巡歷之比也夫不待奏
請而逕行駐劄是曰自擅既已駐劄而始行題知是曰要
君相罪至此可勝原哉况相一出必且宏狃衙門繁侈供
張必且多帶叅隨另作一番威福區區一鎮何能堪此魚
肉往年相曾出巡一次據所奏云臣將抵鎮民張樂焚香
導臣三十里之外嗟乎聞有簞食壺漿以迎撫我之王師
矣未聞前歌後舞以導虐我之寇讐也卒之到鎮數日遂
激變土民楊信三等陷繫通判陳奇可等以致燒燬御廠
焚劫御器潘相僅以身免至今鎮民欲甘心焉相猶欲蹈
其覆轍乎臣聞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游徒每日不下

數萬人稍一騷動響者四應苟復激變如曩時當此皇恩
浩蕩之日覩此景象相一身何足惜其壅遏明詔虧累聖
德良非眇矣臣愚以為密務責成有司便若潘相者可報
撤也至於土青誠燒造所必資者然潘相未開採之先不
聞匱乏也相之欲開採者不過藉口上供耳夫浙青既稱
上等以代回青之用留之以描畫御器誠非得已至如永
豐玉山廬陵三邑所出者相亦評之為中下品矣此為當
於御用而必欲採之乎詔書曰一切山洞封閉以固天地
之元氣計徐鳳錫瓦等山之在皇輿內一小培塿耳皇仁
溥博無微不被何三邑山靈不得與敷天率土共邀新澤
哉且據相所奏不過欲取此中下之青變價進上夫既等

之為中下矣所變之價能幾何哉不啻九牛之一毛耳皇上豈有賴焉又何過聽仍遺此不了之禍於民間也臣愚以為浙青係供上用者誠不可已彼三邑者終當報罷不可復採也大都江右土瘠民貧無他奇產民皆仰食餬口於四方加以頻年水旱相仍幾不聊生而李道雄據於湖口潘相咆哮於省會十數年來苦此兩監欲籲天而無從也幸宸衷默啟聖政維新曠既撤矣稅責有司矣歸併於一稅監理之綽有餘裕相何所事事誠不宜一日留為地方禍者伏望聖明大奮乾斷將潘相撤回正其擅行駐劄之罪庶少一監則地方少一監之害其審務專行有司督造責令及時解進其土青之在永豐玉山廬陵者務遵詔旨盡行封閉諭令有司不必採解將令江右之民生如出水火而維新之德政益光史冊矣

恤軍救民疏

伍承載

臣聞國初法嚴戍遣世隸衛所是謂軍伍民照畝輸米轉兌軍運至京為餉制也第戍於郡邑者子孫土著即屬氓隸氓籍者姻姓聯絡亦關軍伍乃今漕運之難無如江西而江西諸邑所為卒少船多避僉運如避虎者則安福為最所為產去稅存望清丈如望歲者亦安福為最臣敢瀝血為皇上陳之蓋軍民備極困憊竊謂漕非灑帶無以解焚艘之厄田非清丈無以濟加派之窮國家故倚漕東南東南造艘輓運多責於軍計江西三衛八所船總八百六

十四隻會典所載安福額運四十二艘行百餘年無異正德間宸濠變起當事者議留南昌軍守城以項下運艘權分各外衛所代運後事平各衛所退還獨安福諸弁利艘多索常例因循未返於是舟數溢至六十二隻每隻五年一造造非三百餘金不能成其一舊制每艘止給軍三民七銀七十餘兩除告領使費扣除則又有中道盤剝露囤守候寄頓諸費嗟乎以六十巨艘而輪造於四百餘名之窮卒以無限運費而取足於七十餘兩之官價能無傾家鬻子以償乎勢不得不資翼造凡民與軍同宗異派甥舅姻婭罔不株連方蒿目傷心躊躇無策乃於天啟七年運船守凍天津突被燒燬四十二隻時臣適奉差歸省見之

既慮焚舟不能即補又慮愚民釀亂乃與縉紳謀之當道查有小患通帮大患通省之例遂將所燬舟數原載米若干分三衛八所帶運一時稱便但計雖出於權宜法必行於永久若以南左號船返南昌彼歲久不任受惟以此二十艘米永分通省每船僅加米五石衆擎易舉且二十舟所剩行月糧分給帶運資途費而所省造價一千五百餘金仍歸朝廷助軍餉無誤漕事有益邊儲何憚而不為此且查南直江北漕艘俱開廠淮安官任造軍任運獨江西造運俱委諸卒僉殷實戶丁承之夫窮戍拮据終生有何殷富設此名色騷害萬端合無今後江西漕船照南直事例開廠南浦每閱五年除灑帶二十隻不造外餘俱令三

衛八所掌印正官或府縣佐貳領造有不足則以各衛所屯租官收幫費而旗卒但責以領兌上運此則救焚拯溺之急務第必申飭然後諸弁不至作奸故曰漕非灑帶無以解焚艘之厄者此也舊制照田肥瘠分科立則故田有上中下山之四等而賦亦必有輕重加減之不齊均賦之法全藉清丈臣鄉吉安九邑而安福之需丈則不啻饑食渴飲何也邑在萬山中山水往往漲發能令高岸為谷平原成坑其田非依築傍埂未有五年得如故道者安福自萬曆九年清丈至今五十載矣中間水決沙壅經界蕩然甲鬻乙售田疇易主荒蕪不可糞祖戶不可削民何堪而當此塗炭乎蓋緣萬曆清丈時胥役疲於履畝有司急於功成遂以上中下山田混為一則如原係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者則益之以就下原係三百八十步為一畝者則損之以就中蓋以人之有上田也必多於下山田裒益成中自無偏虧而不知此法惟長子孫無出鬻可耳脫急故變產買者擇其肥而棄其磽賣者計目前而忘後害始猶存上田幫稅久之鬻盡而石田不售稅籍仍在有司第按籍徵稅不及覈田之甌脫於是有家徒四壁而追呼不離門貧日益貧重以數年來每糧一石加銀至二錢七分民方顆粒無資俯仰無助而尤困於虛稅安得不流離顛沛逃亡也為今計加派既不可暫損則清丈以豁虛無至急也查會典一款凡官民田地有因水塌漲去處令所在有司

逐一丈量丈出多餘者給與小民承種塌沒無田者悉與開豁稅糧據此一遇災傷便行文明豈有越五十載山川變遷人物改更猶不得清丈一開豁者乎幸皇上饑溺由已所當為民出萬死一生故曰田非清丈無以濟加派之窮者此也以上二者大害大利臣由桑梓起見推而廣之凡東南運卒省一舟便省千瘡百孔之蠹虛稅減一分便減億兆黎民之苦恩不期多期於當厄伏乞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咨行江西撫按將安福仍遵照會典原額領艘四十二隻委造於官責運於軍而以南左號船原載漕糧分通省不必議造造費一千五百餘金充餉而五十載未經清丈如安福速委才幹廉吏踏勘丈量務俾上中下

山輕重分畝庶國儲國稅兩俱有裨軍政民生永賴無窮
為鄒元標請卹疏
李邦華

奏為一代忠諫宜褒千秋理學不泯懇乞聖明特旨追錄以光盛治事臣等竊惟主聖臣忠曠代之遇不偶守先待後名世之生豈虛欣逢我皇上御宇以來首崇舊德憤逆璫之摧抑俞言官之闡揚易名大典屢奉溫綸若原任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大用未盡於生前聖眷特隆於身後真臣子不世之奇逢而君父難徼之異數也但以未請特旨部覆無據臣等皆元標同里後進或及門受業其生平學術氣節耳聞目擊心儀行景敢不為皇上一陳之元標志慕臯伊道宗孔孟正氣百折不回雅操

一介不取當張居正之奪情也元標一觀政進士耳又值諸臣得罪之後不避其鋒侃侃上疏廷杖八十血肉淋漓從容就死賴救得甦及謫戍貴州萬苦備嘗偕諸卒伍甘受無怨日進黔士說禮敦詩邊徼學人奮起而慕忠義焉則元標倡之也居正既敗神宗皇帝賜環歷任銓諫時攻居正者半是媚居正之人元標絕口不談且謂居正功過相準人益稱其識量然遇事倡言不避嫌忌卒調南散曹郎幾三十年竟未叙用元標絕意仕宦惟日講道著書範俗維風即童孺皆知其姓名華夸共瞻其聲望乃若無若虛學與年進文章道德日新富有臺省撫按文章論薦銓宰補牘殆無虛日其稱為百世師表一代偉人者殆不虛也光宗皇帝登極超陞大理正卿行且不次柄用不謂鼎湖龍馭事竟中阻熹宗皇帝登極晉刑部右侍郎元標感激殊恩勉起田間士民手額如司馬之再入雒也及陞見條奏皆國家大政封疆至計與夫愛惜善類維持世道一腔忠悃盎然流溢楮墨間不踰歲改吏部左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適大計天下羣吏元標懲貪擢廉獎恬抑競一時人頌平明焉亡何廣寧失守京師震驚有語元標子幼宜先遣還鄉者元標顧上書禁臣民搬移家屬出京仍日與副都御史馮從吾等從容講學晏然無事自是人心始定說者謂元標以坐鎮消危疑學有實用功在宗社非溢辭也然當是時魏廣微以父魏允貞為元標舊交詭來

納款元標洞其克邪每厭而薄之廣微切齒不解喉郭允厚等以講學相誚讓而元標遂勇退乞休矣熹宗皇帝溫諭再三知不可奪加太子少保馳驛致仕歸歸而人望無已旋起南銓則元標以疾革卒無他語第念國恩未報戒其子無敢請卹迨逆璫肆焰廣微執政竟施辣手削元標生前官誥毀其書院笄笄弱子既朝夕莫必其命即臣等亦因是駢罹逆網吞聲莫控幸皇上採科道公評褒忠旌直予卹予謚屢旨已明而該部尚未即覆臣等竊謂元標剛介執法忠蓋匡時立朝正氣勵世清節與海忠介瑞風裁一同乃其性學醇粹悟修兼至羽翼聖真大振宗風又復過之今其子燧孤弱不能萬里陳情臣等謹採大節冒瀆聖聰伏乞皇上將元標易名速命閣擬仍勅下吏禮二部將元標身後應得葬祭贈廕全典加優具覆庶四朝劍履一字褒崇史館宣付可補實錄矣

國朝

恭請銅鼓營蓮花橋積貯摺奏

謝 旻

竊照州縣常平倉穀每年存七糶三接濟民食法誠善也臣查南昌府屬寧州之銅鼓營與吉安府屬安福永新兩縣交界之蓮花橋各離州縣寫遠皆屬要地是以向將瑞州府同知移駐銅鼓營吉安府同知移駐蓮花橋以資彈壓但兩處俱是山深地僻溪流一線舟楫難通每遇青黃不接之時穀價易於騰貴居民艱於口食若令各赴州縣

買穀不無跋涉之苦若將州縣倉穀撥貯又多轉運之艱
臣思省城所有節備倉向將解存鹽規銀兩買穀積貯以
備賑濟現有倉穀三萬三千餘石而嗣後每年鹽規湊給
微員養廉之外尚有存剩可以陸續買貯請於本年存剩
鹽規銀內照依時價分撥於銅鼓營蓮花橋各買貯穀二
千石即令各該同知就近管理每年青黃不接俱令平價
出糶秋成買穀還倉所有盈餘仍令多買以期遞年日增
漸致饒裕總令該同知司其出入再令該知府每年盤查
出結具報所需倉廩并請於前項銀內動支建造則僻遠
之民可無乏食莫不感頌
皇恩於罔極矣

議

宋

歐陽文忠公諡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於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
書省移太常請諡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
之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
馳騁貫穿述作數千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章卓
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楊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
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
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
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

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加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叅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兩宮闈迄於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沮嫉忘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復定太常禮院歐陽文忠公謚議

竇 卞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益靡以汨沒於倬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為正也於是時天下曰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為躔太師以為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晔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虜媿哉大丈夫束帶立夫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齷齪小節以求曲全可也悌

衆慮彊君以難是為大節不徇世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
形是為大節太師當嘉祐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挈天下之
疑而伸之萬世因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諡
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議文章務明堯
舜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持祿
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為功可謂廉方
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有以知公議之不能
泯也

明

清虛審編議

劉同升

吉水百年之內未經丈田虛糧之累甚於他邑漸有流移
者矣不然則鬻子女以應徵輸深為可憫審編申請則曰
舊額不可失也欲免之奚策而可嗟乎天下多事其失舊
額而不可問者數數然矣豈獨虛糧已哉每與余邑沈侯
言之未嘗不咨嗟而思拯之也侯為余言此亦無難虛之
而已即不虛之究竟誰能補乎余恍然曰侯言得其要領
矣非余所能及也遂為發明其議蓋虛而不必補者有二
虛而可以補者一如田去而存里長之名為并其戶所
并者虛名之里長也無損於正供也然此可以議補者也
虛糧竟付之虛所虛者無田無產之人歲歲徵之而不絕
者也無損於正供也虛丁竟付之虛其所虛者無人無家
之丁歲歲徵之而不納者也無損於正供也特免其戶房

出票之資差役行票之利而已人人以為便戶房差役以
為不便而已此不必議補者也况每屆開墾亦有可以補
虛糧者每屆添丁亦有可以補虛丁者舊制原有縣虛以
開墾添丁合之縣虛不過多虛幾畝多虛幾丁可甦民之
困矣至於里長議補尤自有說糧少者宜并糧多者宜增
鄉紳素封增里長一名則中葉單門減里長一名窮則變
變則通必然之事也又詭寄之弊最妨國稅倘下令曰詭
寄者同所寄之家田產入官庶幾錢糧可清功令可行一
邑利弊而可通各邑一事而可通於萬人者惠莫大焉因
侯愷悌之言余為之述其槩如此

檄

明

公移吉安府鄉士共守城池

王守仁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即日啟行各府縣掌印正
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
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
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為此案行
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
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
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
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印署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
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

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為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碑

宋

元寂禪師塿碑記

韓熙載

昔婆伽婆以清淨妙心付迦葉波迦葉而下以心傳心二十八傳聯珠印度一花五葉香散支那降及曹溪得法者衆然則以一念攝於多法以一塵統於沙界此念此塵彼界彼法二俱不有空亦非斷明是法者於大悲海運普濟舟開無相門演不二法化有情於一音獲當果於上乘是

之謂大善知識者元寂禪師其人也師名隱微豫章新淦人也夫其珠生媚澤玉蘊良山留潤入纏必歸族姓故有楊氏之託焉異人之生顯著奇應既藐流俗亦表厥靈故有光明鑒室之祥焉軒冕為累身之資鼎鐘乃爽口之具孔翠彬蔚網罟隨之鴻鶴青素霄漢自得故有棄俗之誓焉開無師智歸不二門夫為世家則有師訓七歲詣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為弟子二十依洪州開元寺智稱律師受具戒既還而歎曰沙門者達本識心之謂也且戒慧之學未足明心寂滅之宗方為了義青山有路白雲無心我之時行豈復他日遂遍尋名嶽歷抵禪林順義中卷衣南行遐趨五嶺羅山法寶大師巖頭真子德嶺桂孫智鏡當

臺共仰不疲之鑿鴻鐘在篋或聆應扣之音師既解橐雲
堂端襟下榻玉處石而光華尚隱虎在山而清嘯難藏扣
我機緣日知時節先時羅山有師子在窟出窟之句海內
風傳一日法座高登海徒雲萃師遽前而禮峻發問端羅
山道眼素明偉師嶠崒抗聲酬詰衆莫知之俄於敬諾之
間豁然大悟自是朝昏隨衆語默全真放曠四儀盤桓數
稔異日羅山以師大緣將至苦諷還鄉大和中杖策離羣
擔簦度嶺漸迴江介徐次龍泉邑宰李孟俊一覩道婆深
加凝注邑有十善蘭若經廢時多願言葺興強師駐錫冀
揚大法用福蒸民師具順隨之心允檀那之請元徒輻輳
淨供山儲應接隨宜了無滯礙有問如何是十善橋云險
過者如何喪叅乎祖道一以貫之問而數窮答有餘力達
深得妙斯之謂與時先朝端拱萬機穆清大寶遠懷道德
思結深因保太九年始自龍泉詔歸鳳闕命住龍光梵刹
賜號覺寂禪師高闡一音將逾數歲改賜奉先禪院用邇
皇居辛酉歲春將有事於省方利建邦於洪井千乘萬騎
咸從於和鑾奇士高人必先於行在師首預清列簡自宸
衷既抵新都復往大寧禪院誨人無斁學者有歸迨於鼎
成之期難預因山之會言念三世諸佛皆入涅槃吾獨何
人自甘遲暮其歲十月見病者相卧方丈中是月二十七
日剃髮浴身入堂別衆勤宣祖意勗最後流語訖安然形
流氣盡俗壽七十六僧臘五十六諡元寂禪師塏名常寂

歲在壬戌二月六日歸葬於吉州吉水縣仁壽鄉太平里
之原遵遺誡也今元帥鄭王備嘗道味時任保釐巨捨信
財俾營塿廟惟師夙宏妙願應生像年道峻德克名符實
備貌孤神王語淡氣幽情高而月冷秋空格峭而雲生碧
嶠以慈音而演法用實智以化人故得道契王臣心歸緇
素俄昏慧炬永絕微言瞻道貌以長垂覽清徽而徒在龍
泉廣福十善禪院嗣法弟子契任肯嘗相續住持小師自
明自滿七十三人懼歲時之浸遠恐陵谷之貿遷願紀金
碑以旌元壤其詞曰三界茫茫兮四生蠢爾背覺合塵兮
死此生彼有鑠開士兮乘悲應世端坐寶床兮片言析理
道價既高兮迴心天子宗風又扇兮伏膺多士遠近瞻兮
渴雲忽起覺日云沉兮法幢遂靡傳心羅山兮訓徒帝里
韜真豫章兮歸與吉水金骨藏山兮德音無已寶塿鎮地
兮來者斯企

元
天華萬壽宮碑

揭傒斯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芙蓉峯後傳
以為仙去其山世為閻氏業子孫世為郡人山高廣可十
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邱伯及其弟子王郭二
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倏忽變化甚異延祐
三年侯諸孫宏毅即其地祠浮邱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
殿大庭高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之士以奉祠

事明年郡人曾編修吳申為請於元教大宗師命為天華
觀至順元年陞為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
華萬壽宮并書其額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為刻
辭按廬陵志侯名宋初隱芙蓉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
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
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茫忽
不可知而戎昱集載送閻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
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絕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詰然
古之士君子負德行材藝不見用於世或著書立言以傳
其道或躬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
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為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
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
被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為甘肅儒學副提
舉又翩然嘆曰即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
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為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其猶
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
元武乍蜿蜒而迴伏兮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白
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薈兮覽平原之膺膺香城鬱其
在望兮乃巨仙之故居枕墨潭之黝澹兮大江淘而右趨
步靈臯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邱既厭世而高馳
兮閻仙又擯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凰以調笙
抗蛟龍之雲旂兮仍析羽以為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

肅其並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
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慄乎其莫留何盛世之孔明兮
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蘊君子固
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高
明而又爽塏山鼗鼗以四周兮繚青川之浼浼撫下人而
顧懷兮歷千歲而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
悔

勅封顯祐廟碑

虞集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於朝曰吉安守臣言其
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於石磬之里者相傳神姓
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隋時始有廟至
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
祐太后入贛避之舟行為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出於險
后物色之則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數百年之間歲
或旱禱之則必有雲起其東以為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
旁近有羣盜犯其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
州固縣也而郡守之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於
版而致敬焉勅賜其廟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
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
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
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
封猶仍前代之舊非闕歟聖朝懷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

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礮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答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為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祐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又為享神之辭曰坎坎伐鼓石礮之下注醪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翬樂於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玉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於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厲鬼去我蠹鼠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安我依至於終古

何宣差廟碑

陳中

攬秀亭舊有葛將軍祠今為何侯廟而以將軍祔之按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侯有三焉其得祀也亦宜太和秦屬九江郡隋以土產嘉禾易今名而宋仍之越三百十七年始入大元職方至元十三年四月侯始來蓋侯自洪受大元帥命先鋒臨吉得吉降款歸帥府帥府以太和畀侯者彰侯功也侯之來也新附之民靡所止戾侯極力還定而安集之邑西北有不靖擣虛特起將玉石俱焚侯曰西北肇亂而一邑人罹災可乎亟引兵向西北就道歸屯邑人不

覺而賴以全免者不下數十萬民命次年七月又有自廣道贛突邑之東南據鍾步渡侯率衆造靈護廟誓於神曰惟爾有神尚克協相固俾起落於茲虔劉我民以作神蓋勗哉桓桓抵敵所不愆於四伐五伐迄用有功脅從罔治是二者匪侯之力腦髓塗地可勝道哉明年春侯歿於官舍後一年顯靈於攬秀亭欲為宇十楹召匠度土如之今正祠一拜亭一瞻仰亭一右附葛將軍祠祠後為庖一所又十一年邑西界湘楚寇大作百姓愁靡措官命邏卒閉關卧守一夕城之西門旗幟盡偃若有鐵馬聲則侯與靈護廟神自西來歸繇是寇不敢望太和夫何以若此哉生而曰吾官守不敢不勉死亦曰吾官守平生而曰民社所

寄死亦曰民社寄乎或謂侯未來太和時會一巨人於洪囑以太和之民曰慎勿殺及侯來視篆之明日謁靈護廟神如洪所見故侯生死保佑於太和雖然亦嘗以侯之事求之古矣書稱三后惟能殷盛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今禹廟於塗山稷祀於社惟伯夷失祀豈以黎民饑溺則典刑非所急者故禹稷救饑拯溺之功有在伯夷之上然禹稷生有功於民死無與焉而侯之耿耿雖死如生則民之戴侯侯之血食於民詎有斃哉夫人出入祀門戶飲食祀竈居處祀中雷矧藉侯禦捍迄至今日而輒忘所祀乎中拜侯禦捍全生之功大矣元貞丁酉春三月謹書其事於石且作迎享

送神之詩俾祀侯者歌以祀焉而并刻之侯姓何諱抄爾
赤汝州人弟忽都魯踵兄任三年去其詞曰遡金華之苗
裔兮自石羊初筮修然兮侯之鄉是侯之鄉兮西昌月明
天遠兮東西以徜徉勾頭之村兮薛店保塵埃走送兮闖
紅棗投鞭兮斷流渺瓜渡兮都鄴民蚩蚩兮何修有此邂
逅兮侯追老仙以來遊是屏兮是翰里門夜開兮眠食泮
與受賜兮到今羌汗漫兮恣騎鯨時繾綣下顧兮絕水火
與刀兵驅厲鬼兮山之陰民何以報兮藉連蠶於楚靈鼓
竿拊陳兮進酒漿與肴蒸恍惚兮侯來臨豆之錯雜兮侯
果歆世世斂福兮福我民

義士羅明遠廟碑

周聞孫

忠臣義士生乎宇宙間如景星鳳凰類不多見然其人必
皆有祿於國有位於朝恩加而感義激而行雖烈烈昭昭
如盧植鮑信之歿黃巾杲卿履謙之死天寶君子猶以為
臣子報施之常道至若處韋布而甘畢命於戎行起畎畝
而思効死於王事其人不可不有所激必有所懟若柱厲以不
見知而死莒狼曠以被黜而馳秦要皆即其心而有憾焉
至於羅君明遠者祿位不及其身而不愧乎盧遠顏鮑之
節非有怨懟之激而脗合乎柱厲狼曠之操其忠誠出乎
性風節揚乎時叅合古今而次第其人蓋千百不一二焉
其特立獨行偉然大丈夫也哉君諱文輝字明遠廬陵城
西裴墓里人也少儻好義不拘小節喜騎射習技能以

身徇人之急初聞紅巾寇起淮潁即散家財畜死士為預備計也人咸笑之既而寇果焚江陵破襄陽陷長沙潰武昌以窺江西江康臨筠袁皆狼狽失守至正壬辰閏三月乙酉長驅至吉安聲勢張甚民皆望拜納賂求免死君不為動語其子存誠曰是劇賊也肆燔劫窮剝以為威假妖術倡甘言以惑衆大江而南曾無一忠義人耶吾廬陵以忠節聞天下吾不能局縮選悞貽先哲羞即部分鄉丁得敢死士數百人執鄉人淫祀者戮之壬辰黎明從北門直擣軍府寇衆初不知覺遂梟其渠孽又抵郡府諭民安業分遣義士搜捕餘黨已而寇有自東門來者君率衆迎敵至隘巷手持長鎗左右礙中劊甚呼其子曰好為之我則必死君比死尤手持二髑髏血淋漓立死不仆其子復追至樟山寇徒殲焉越翌日癸巳寇衆數萬自袁城來見紅巾僵屍載道咸大駭曰吾紅巾軍起兵以來橫亘千里莫敢櫻我者吉安有是人耶遂撤民居焚以續明夜不敢寢一旦遁去於戲紅巾之惡劇矣遭時清寧畜謀俟間一旦橫潰郡無城將無兵江淮河漢蕩無結草之固士大夫狃於豢養不識兵革寇至斯奔無有挺然以身捍患者自君死而四方義士皆感厲奮激以殺賊為已事要皆聞君之風而興起者此古人所謂頑廉而懦立詎可誣哉蓋嘗論之大江而南能禦寇者自吾江西省始江西之郡之禦寇者自吾吉安始吉安義士之禦寇者自吾明遠羅君始

微羅君無以完吉安微吉安則自贛而上皆不可必其無
禍而袁與筠者又可望其克復如今日也耶昔張許守睢
陽而睢陽不免於陷議者以為蔽遮江淮沮遏寇勢唐有
天下其功為大今寇勢日沮而吉安郡城得以復完者誰
之功耶今睢陽有張許雙廟其父老往往喜談巡遠事益
亦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今君之死又吾徒之所喜談者奚
可一日忘耶監郡郡侯既為立廟旌死士勸方來且徵言
以勒諸石以俟聖天子褒命其銘曰

古稱忠義職則在臣其職弗思矧茲義民誰歟義民允也
羅君無祿於國而捐其身妖寇南驅誣天矯神氣吞吳楚
邈若無人重鎮名藩虎符墨綬謗焉非夫奔竄恐後惟時
羅君含憤赴鬪揚我旌旗殄爾克醜恢張士氣還復城守
義士之功君實其首疾風勁草烈日秋霜其身則殞其死
不僵含首模糊齎志未償豈惟償之有子則良桓桓廬陵
世有忠節前乎忠襄後者信國英風所被感慨激烈豈惟
其臣民亦魁傑郡侯作廟風化攸關象設如生鄙夫醜顏
旌爵封墓朝有舊制郡人勒碑以迪來世

蘭陵烈婦碑

劉霖

蘭陵烈婦者吉太和蕭氏女也為吾友楊君用霖先生之
妻楊君治尚書學凡邑中業進士者咸師之然困於場屋
卒不偶退又益聚朋徒加講習不輟一不問家事內外養
尊而育穉服食綜調之微蕭氏悉身任焉事姑康氏極孝

康晚邁目疾失明不能自出入蕭晝夜扶持十一年不少
倦歲庚子邑中屢傳言紅巾賊將自安成東掠先是壬辰
之變康夫人嘗出走雅不善舟輿嘔噦悶眩幾絕至是議
將復走康夫人年七十矣懲前故誓死不更出蕭私語其
子同之婦劉曰姑老且病而堅誓若此我若遠去誰當養
之我則留汝宜亟去劉應曰母既留兒寧忍去母而遠去
乎且向傳寇至皆訛言幸俱留不死未可知也遂皆不去
未幾九月十二日寇果大至猝入邑城民罹殺辱號呼震
驚遠邇蕭語劉曰吾義不污賊手即趨舍後自投其井中
劉繼之遂俱溺而殞已而隣婦鄧氏陳氏又相隨自投亦
俱死皆劉氏婦也劉楊嫻也蕭氏未死時陳嘗往來語及
時事輒相嘆莫知死所蕭指井謂曰設不幸吾當赴此而
已陳曰然吾亦當與子同歸爾及是果然比寇退同乃負
屍出葬井之傍又五年同亦遇害於亂又三年楊君亦卒
又四年辛亥月日同之弟起乃克奉蕭氏之柩改葬於其
邑東南雲亭鄉荷塘之谷而以劉氏祔其右里中父老咸
嘆息以為其死有足悲也相與表之曰蘭陵烈婦之墓而
求余文諸石焉嗚呼蕭之不忍去其姑孝也劉之不忍去
其姑亦孝也然皆卒以死焉何也知其不死之必辱也知
其辱而生不若死之潔也知其辱身之為不孝大也然而
猝急之計已定於平時臨難之酬不愆於素議世有食人
之厚祿任人之重寄至於一旦知及之仁不能守者聞蘭

陵之風寧不少知愧哉霖竊謂二婦之烈皆成於孝既為之說又為詩以詠之千載之下有過是谷得斯文於葢蒿斷甕之間而諷焉庶幾其猶足以敦薄而起懦乎同夙慧勤於學而敏於文故其死也先生長者尤惜焉詩曰衆萬有生人性繫貴惻隱為仁羞惡為義仁形則孝義形則貞夫孰匪然明有弗誠奕奕蘭陵族我西昌有齋者女來配於楊既劬既久育子以家寡媪在堂有矐其矐惟姑我母寢作膳服事之十年匪懈逾篤鄰有大盜訛言弗呶姑曰我老誓弗去逃盜不可虞姑不可棄我棄而他養則誰繼盜猝而至咆哮暴淫何以自潔褰裳蹈深見盜而辱死不蓋耻孰與不見全婦之美婉婉弱婦亦牽我裾牽之不可奮袂與俱孰不期死犯患弗違孰不期貞以死殉之烈哉二婦決義處仁凜然生氣赧彼為臣父老咸言出涕猶憾何以旌之不磨者石石也可磨山也可夷於戲不忘其以是詩

明

清潭集虛觀碑

解縉

新淦玉笥山自秦時有九人者避徒役來隱於此後稍稍散去數百里之間名山勝迹皆其所占若吉水清潭集虛觀其一也觀額自唐乾封元年道士高士寧所奏請前白覆之峯常有白雲覆之瀑布垂虹亦傳有白雲仙者於此得道自觀中出而望之如玉笥然觀後東山綿延如列屏

障世傳山頂晉時有楊仙於此冲舉石上履迹宛然余嘗遊而見之觀之左有北華山之秀其右則清潭白沙澄江如練有漁人數家瀨濺濺如鳴琴長松覆之鷗鷺並集於其間雖畫圖之工有不能及也但觀相傳為危仙鍊藥之所而觀前有亭曰南陽以為鄧仙而設余嘗觀玉笥何君六石有太史黃庭堅詩云九仙同日上龍湖盡是驪山所送徒惟有鄧君留不去松根搯鼎煮菖蒲亦但云鄧君凡丹竈之墟亦皆其所遺也而石又獨云何君與詩不相應又疑鄧乃何字之誤抑二君固在九人之列歟夫所謂仙人固能往來人間又以清潭集虛山水之清華若此安知九仙者不嘗往來而至於斯歟觀之興造在宋猶盛殿堂樓閣巖巖翼翼長廊曲徑與複壁重門相為掩映誠齋楊文節公題字具存余嘗過之未嘗不周迴觀覽而慨然弔古於斯也其諸老宿若歐陽紹先黃通言李道一劉如雲皆能修葺觀宇以為其徒庇依入國朝住持道士周若川班首若愚知觀李希白郭尚陽皆能自樹立觀為藂林東西道寮之盛又有過於前者而未有記也永樂五年某徵為神樂觀舞生以記為請余未暇也又明年而成之奉詔來京師循裡事畢將歸具觀之始末復以請乃為之記而系以詩曰洞天郁木仙所都避秦亦有驪山徒九仙同日

上龍湖世傳此事應模糊漢皇求仙溫詔敷築壇除道通蜀車玉笥天降仙冠裾環山百里草木芩清潭上有丹鼎

言安府志 卷六十一
爐危仙陟降來此圖有唐中葉誰所廬大寧高君起集虛
白沙翠竹相縈紆瓊林瑤樹枝扶疎文節大書照金鋪鸞
停鶴峙霞采俱塑像儼若天神趨觀者起敬生怡愉祈靈
集禧災害除上應列宿斗牛墟萬歲永奠東南隅

王山仙壇磚室碑

王直

王山在秦和東南七十里蔚然高大蓋一邑之望也其始
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其後仙去因改名王山
唐貞觀中長安匡智慕子瑤之道乃棄官與其姪偕來隱
山中誦習修煉久之亦仙去自是常有顯異山傍近之人
凡禱水旱疾疫求嗣子者皆嚮往焉然壇在山頂自下而
升可二十里有事壇上者多獲風雲雷雨之應人無所庇
依往往病之而莫知為功者桃源蕭德通奇士也亦求嗣
於神乃獨計曰是壇既有飄揚震凌之患惟磚室可以久
乃自山下煉磚而傭工轉置山上度為屋一間深一丈廣
八尺而高如之凡用磚若干用人之力若干而後成於是
凡有禱祈者可以從容就事矣古者山林川澤邱陵能出
雲為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而欲子
者則祀高禘以求焉禮也今茲山崇高廣大瑰傑俶詭且
有三仙人靈變不測其能出雲為風雨以利澤萬物也固
宜而又能錫人以祚允如此豈非尤神異也哉然則德通
之倦倦於神而神之有以答其求也審矣因其屬為記而
系以詩使歌以祀焉詩曰奕奕王山邑之望焉匪山獨靈

仙所相兮仙壇峨峨逼昊蒼兮風雨雲雷山之常兮我室
新成利禱穰兮維靈顧之聿來康兮虹旃霧幢紛揚揚兮
或騎麒麟翳鳳凰兮享於克誠降福祥兮煦其靈氣煥景
光兮惠澤汪洋為豐穰兮永錫祚允嗣續昌兮如坻如京
我困倉兮芝蘭玉樹久彌芳兮神之錫予阜而臧兮我民
瞻仰永弗忘兮配乎天地奠此邦兮於千萬祀保靈長兮
勅賜廣福寺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僧錄司覺義集慶重作廬陵淨業寺成因
召對以聞上嘉之賜寺名廣福又賜璽書護持集慶既拜
受命求余文刻石用榮上賜於永遠嗟乎廣福之義大矣
哉仰惟皇上聖德如天地化育凡物之肖形兩間者皆欲
使之生遂豈達而況於人哉蓋無間華夷遠邇之人皆欲
使之得其養不失其性優游於春風和氣之中此堯舜之
心覆載之仁也佛之教在於絕嗜慾務清淨而求諸內其
始以為已焉耳及其成也因推以化人如從其化由其道
專用其心於恬淡寂寞可為淳古無事之俗而吏治可簡
刑罰可省矣明君仁主之重其道意亦有在於此歟廣福
在廬陵城西一舍許之高峯山與行思禪師青原寺江東
西相望故名刹也數廢而興既毀於元季之兵久未有復
者集慶郡名家陶氏子生十年父命從釋禮寺僧方升為
師十五師卒即有志卓立圖興復寺宇術者言後當有大
遇寺乃可復遂出游京師進其業於南洲洽公講下後轉

涉吳楚沂巴峽登岷峨而至滇南其所見聞益廣造詣益深矣征南將軍黔國公厚禮之太宗皇帝聞其名驛召至京集慶兼精郭景純地理術仁宗皇帝試其能並蒙獎重獻陵之建集慶嘗預效勞用受知於上獎賚益厚嘗自陳臣受父命從釋臣惟一兄今傅兵籍遠戍而父母之祀惟陛下矜憐之上憫其孝特命削戍籍復民業集慶又自念高峰吾所自發身也奈何而忘棄源本悉倒橐資暨善信所施付其徒圓昭以興復三年而成殿堂門廡高明宏壯加於舊規像設崇嚴采繪鮮麗凡幡幢法具鐘鼓之樓禪誦之庭及庖湢廩庠靡不完具至是遂承天寵之厚蓋衆以徵夫大遇之言而歎其非偶然也余謂集慶篤於其親可以為仁汲汲致力所發身之地可以為義仁義修而福應至此自然之理亦奚必術者之能言哉集慶別字雲海其學辨博兼通儒旨閩粵豁達叢林之傑也余既為文諸石又系之以詩云大江之西古為侯邦崇峙宏流靈淑有鍾明德碩才前騫後翥逸而方外翹翹繩武言言梵刹千百其區宅勝擅幽輝煥雲霞高峯之宮越歷千祀東岡左環西溪右迤屢圯而興有維有持於今興之自雲海師高明爽塏恢踰往度雲海之勤亦有善助帝聞嘉之廣福錫名為福伊何惠於羣生覺之悟之蠲滌迷妄導其清淨亦迂靈貺奎章龍文有來自天爾飭爾徒以愨以虔晨鐘夕鼓粲其寶所爾進爾修孰其爾侮皇仁如天曠代所希嗟

爾雲海何以致之愛親者仁重本者義上副皇心寵示表
勵岳靈拱衛佛日照宣皇明一統帝壽萬年

思賢阡碑

劉定之

吾邑劉楚公沆薨時宋仁宗御篆其墓碑曰思賢之碑故
墓前阡曰思賢阡墓下之鄉公子孫世居之曰思賢鄉鄉
統於區曰思賢區里統於鄉曰遺直里取仁宗輓詩此日
悲遺直之語皆著君恩也若賈昌朝墓碑御篆曰大儒元
老因之改其鄉名曰大儒里名曰元老當時崇待輔相大
率類此今公思賢碑刻已缺仆而區鄉之名思賢里之名
遺直皆為旁近區鄉里奪去以為名至於公墓所在子孫
所居之區鄉里乃復別冒他名惟思賢阡三字筆勢奇偉

大書深刻於石碑不知何時徙龍腹渡溪濱山麓鑿崖石
為趺而植之增刻五小字曰孝子段永立蓋徙置之者段
永也去公墓所踰半舍矣予屢過而問之旁無段墓亦無
段永其零落已久欲復公墓道蓋無難邑之有勢位者與
吾同志能為助贊一一復之豈非忠厚之風乎

宋寶慶通判贈敷文閣待制曾忠愍公祠堂碑

尹臺

宋至咸淳德祐之後天下事殆若破隄壞障不知墊溺所
從出矣大臣竄身圖免則忘顧主之忠小臣獻城乞降則
甘事讐之辱反面易心鮮復自立於人道者舉四海皆是
也獨吾廬陵之士倔然以忠義抗振其最顯若丞相文信

國公固天下後世所共歆慕嗟思其事與天壤俱久長不
敝矣乃時先丞相死者又有寶慶通判贈待制泰和曾公
世多以丞相就義從容為難能視待制殺身慷慨若少易
者不知二公益易地皆然不當以難易先後論也夫國君
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相之與君其受事社稷同耳故
社稷一日未亡則相不可一日遺其君獨死茲信國間關
四走流離干挫奔赴主后於南北播遷岷海飄泛之外至
六年幽繫燕獄人心天命無復或然幾微之望然後不得
已以其身殉焉斯所謂仁至義盡雖聖人不能易其行者
也乃若待制在寶慶則所治有大夫之衆而所守有士之
制其身與封疆人民相存亡無他畀任可託委者不以慷

慨自訖絕欲從容奚就哉故公之判寶慶與並時安撫李
公芾之守長沙其事同則死不容或異豈信國所可例概
也乎故余以公之死推比信國誠論其心與事之符合不
在難易先後之迹也公名如驥字德稱舉淳祐庚戌進士
歷官所至具有功績用薦判寶慶郡攝守事是時元兵既
陷臨安而湖南城守望風糜潰莫救獨長沙寶慶堅犄角
相持故公與李公迄著節死一時明年為宋建炎改元太
學生上書言公事詔超公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諡曰忠愍
宋既亡元不為立祠明興百有餘年褒表忠節宏治丁巳
巡按湖廣御史會公昂檄郡守馬自然疏言之事下巡撫
御史沈公暉議可遂合祀公於寶慶城東叅政賀公祠中

春秋有司蒞事著為令嘉靖壬寅巡撫江西都御史汪公元錫復檄泰和令王春澤祀公其鄉則始建祠邑東城祠地據澄江快閣之勝蓋即公死難時書考功印紙所及者也後十有六歲丁巳巡撫都御史馬公森仍檄郡縣春秋嚴祀公若寶慶勿懈公八世孫忭歷兵科都給事論議風采冠一世數以直諫絳罪竟擯斥不大用而給事之考太守望宏官刑曹時又嘗執奏囚讞被詔獄幾殆幸言臣疏救以免太守從孫御史翀與給事同朝仍疏劾權奸死杖下蓋公之世九傳而三著烈聲章章天下人耳目豈非其風之動奮乎遠哉及讀公家傳又知公九世祖安強始以進士提舉湖南中因伉直黜廢信曾氏忠節所開先其從來久遠矣後之登斯祠者覩曾氏歷世風槩將不有勸感興思發揮其行事庶幾公一二流澤不泯乎公事載前志傳及羅太史洪先所撰寶慶祠記甚備余故不述著乃嘉今祠之成作迎享送神詩使邦人歌以祀公而并刻之石其辭曰諏吉日兮薦嘉旨睇邵原兮矚資水渺蒸湘兮混洞庭跂公之來兮波帆颯其冥冥蹇將濟兮風曳之悵孰留公兮莫知余悲公駕玉軼兮挾兩蚪下上天門兮歷澄江之曲洲明月爛爛兮清風瀏瀏公神與游兮不知春秋北方之強兮厥種殄滅公驅厲鬼兮為宋馘賊後三百禩兮公神茲顯鬯我華風兮俾戎讐遠公追聞祖兮從烈孫導忠引節兮又我邦氓弗弛以興兮厥亢世世報德始今

言安府志 卷六十一
今宜永勿怠公祀

太守長沙周侯去思碑

自三代德衰諸侯各奮私智相矜侈先王仁天下之政息矣秦罷侯置守儻然自擅其威用然繼之者有德易興勢固足持延久遠故其制遂莫或更焉繇是蒸黔之命一切寄重於郡守守得其人則環千里為境小大治民之吏莫敢不順教令以施網維而流理化民是以得樂業致滋殖先王仁民之政時猶幸見其彷彿焉漢宣帝有言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信哉守之寄重識時要者蓋急先也故孝宣之世良吏彬彬特盛黃龍地節之治赫然著美一代嗣後願治之主欲致斯民乂安其道未有能易之者我吉開郡控據藩省上游領屬邑九名城叅三之二其稱江右壯都舊矣往守之流功澤晉宋以前鮮述已自唐歷今千年代有章聞於史牒者其人非不彪炳一時夷考績業所樹建能不詭名實之歸抑何寥寥不數覲也明有天下掃元政之陋慎擇牧長舉斯民於三代之隆故我吉洪永肇治藺朱振迹宣正繼序慈谿叙庸世頌陳侯之賢庶幾召杜今郡有侯遺亭小夫孺子過之猶詠思其德低回留不能去可不謂後先良吏之踔絕乎乃後宏德之際二張載聲治政稍益之嚴迨今數十年中余耳目所及覩聞咸稱蘄黃為難能逃哉偉乎此六七君子固顯允昭代之良乃稽所施措則各因乎其時不可概律也自是而

推賢議能非尠其人顧或政革驟遷事違實任民弗深被其澤固衆諸苛墨肆厲者勿論云天惠我民長沙鶴臯周侯始以南銓大夫擢守是邦恫恤民隱怒若疚疚之負其躬下車甫旬即問民所苦取舊政悉滌新之劑宿盜懲猾胥禁姦游杜沉湎凡諸蠹患在民抑既蕩灑無餘戾矣爰以其間集諸僚佐暨若九邑之長敷心腹腎腸布之話言俾康俾乂俾協庶政於一軌於是作六諭以詔諸先而治教之紀法有循刻治行志訓以勗諸後而政學之章程有稽蓋九邑吏治得失之故民俗良惡之歸靡不粲然條貫故以試行事導之無弗應以施禁令推之無弗協僚友薰德則著羔羊素絲之節屬邑承休則振鴻鴈中澤之惠邇自郊鄙遠至山藪荒阻之毗即所牖迪惟恐遵率或後故朞月而民嚮方三歲而囂俗潛革且耻昔之熟爛懼或致侯之誚訶者不易人而同趨矣會侯報政郡人思乞侯於朝弗果乃無幾貴州學憲之命遂下民齋嗟涕洟爭攀卧輓侯者積擁至傳車弗行父老咸歎以為昔今所未有於是侯去政數月郡薦紳先生暨庠校衿佩士自太宰王公學夔而次並謂賢侯足追配前慈谿之德矧傳載古良吏所至民輒懷去後思若侯不其近之與盍葺陳侯遺亭榜以懷德而撮侯治行礪石刻文豎亭中用并標二侯遺思於永久揆義殆可衆咸曰然乃以文屬余俾勿讓余觀漢循吏若文翁黃霸之教化朱邑召信臣之愛養史述其事

民到今稱之侯所治既無慙斯倫之選世豈無良史為之
著白以傳者若余之不敏庸詎足為侯權揚雖然二三君
子欲引侯去思於無忘抑使來者之尚有勸則助流邦教
固大余又烏敢以昧陋辭乃據眾所論誦撰次之使鑱諸
石而復繫之詩焉其辭曰

自昔有作吏治稱難政匪人又民孰與安在先王世列壤
建親奠方分守使綏兆人侯甸庶邦疇敢弗若庸庸祗祗
求民之莫侯易而守民弗世有推賢俾牧政治更授繹繹
我吉包江負嶺郡鉅政龐民擾弗靜媿媿周侯其來孔時
撫摩疲瘵戶恤其私召我邑長勗之政常曰毋墮守民弗
爾臧迪我士校弟子暨師譽髦無斁其敬爾儀小大仡仡
聽誨咸飭施及遐邇徧為侯德始侯之來民實顛隳侯援
諸隕俾即康夷侯久於政民既胥懌今其去矣胡忘厥恤
睠昔陳侯俾我民暨侯後百年民仰怙恃維陳有亭懷德
聿舊侯茲去我其思多又蔚彼螺澳湛湛川流蒸人楫之
詠二侯休千秋式慕厥問逾光刻詩貞石庶眎無疆

龍興橋碑

鄒元標

昔者先王愛民甚篤慮民甚周也備其不虞有司關者慮
其道路有司阻者載在周禮纖悉備具如造舟為梁澳澹
猗衍之類見於經書者可考後復易為石杠取其堅固可
垂永久民不病涉而又有形冢因之以縮轂下流為人文
地者此龍興橋議所由起也顧費鉅時訖遂成道旁之舍

會閩嶼梅吳侯來邑薦紳耆老文學卒史復上其議侯聞
欣然曰夫茲地蘊靈閎奇久亦下流空洩之故且褰裳滅
頂者歲有吾何敢後遂聞兩臺使及觀察守相咸報曰可
侯首蠲俸倡諸士民爭出貲應計費數千緡經始於萬厯
癸丑冬月至乙卯夏月告成事修數百武廣四軌崇數仞
稱奇觀矣諸生耆民某某過而偕予姻友王學博鉉徵記
予竊窺世為吏者神情必有所注注於下則慮周民隱注
於上則窺矚為工以為窺矚獲上者十之九即邑事廢弛
不暇左右顧矣侯汲汲民隱是周又以澤民者造士所謂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耶先是欲有事茲橋未果有童謠
曰欲此橋興待福安人民不知所謂今橋成始知侯為福

建南安人神告之矣凡欲成不世之役者在先得民心得
民心而後能得其力今智者輸財能者竭力匪侯深仁湛
恩淪浹膚鬲欲民樂子來成功之速如是得乎侯初令順
德創閣蔽霄竟有魁天下者是橋舉多士從此起矣昔崔
雍州得美材數百章橋之人以名崔公橋侯雖欲不尸其
名不可得矣學博嘗述邑江山之秀草木和柔月朗星麗
偕諸生泳游其間不減沂雩風致予雖老尚有志四方行
當撰杖尋學博盟登茲橋一聞樵者漁者歌侯之德澤乎
侯名宗周字熙偉號嶼梅世以名進士起家敬系之銘以
永侯思銘曰漢庭治世數吳公後先政績古今同驅石何
年至海東跨虹矯矯若游龍瑞氣鬱蔥如貫虹碧水丹山

映遠峯苞靈孕秀起英雄千秋碣石紀侯功

吉郡侯太倉張公去思碑

朱衡

此吉郡張侯去思之碑其文曰侯諱振之字仲起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登嘉靖己未進士授處州推官選御史以直道左遷歷二州郡擢南京吏部郎中乙亥年來守吉郡以厚風俗興學校為首務甫至榜於堂曰學校賢才之地農桑衣食之原竟厥任惟踐斯言訓迪諸士先行誼每朔望次日詣學集講辨析聖緒雖寒暑不輟刻朱子年譜及羅整菴公困知記明孔門正傳郡學贍士田少侯增買歲入稅恤貧者學行俱優貧尤甚者亟周之廬陵學構時雨樓永豐學弗利親視改創建永新忠節祠申諭九邑之長

省耕課桑戒溺女重治違者禁迎神張燈競渡妖會及白蓮教罪其師餘諭使歸農逐娼優風俗日益淳樸郡土瘠民貧積猾司版籍多影射致富者飛灑且匿丁貧戶則無糧有丁徃徃一槩派徵乃檄九邑清覈且示之條制於是夙蠹頓祛吏事最精每訊判不三四語罪輕重不移無留獄文法吏無所售奸於大辟重戍尤審詳多所平反縣官有以一公過擬戍八人獄上公釋其四人聞於憲司憲司復釋三人大郡讞獄主寬貸不入贖然而抑刁頑懲強暴則凜乎不可奪儉約持已非賓與祭不設酒殺牲歲俸廩不入私帑令司公藏者籍其出入過客應酬悉取是比歲旦節序及入觀諸邑餽遺咸峻卻焉歲丁丑夏郡中旱侯

自覲還輒齋沐禱禱輒雨人謂使君神雨云九邑疫癘大作龍泉永新永寧更甚至闔戶靡孑遺者僵屍相屬於道公遣醫將方遍給藥官為賞資甦活無算稽死與病者名數大發倉粟賑恤之故郡同知南海張君大猷妾生子甫三歲既而妾亦死慮其子即家或不免寄育廬陵民間張卒無嗣侯訪得其孤遣公隸及育父護以歸贛州長寧沈令舉家死令攜孤如吉赴臺考客死侯出資殮遣人歸其喪致書丹陽令扶植其五歲孫仁厚類若此吉素玩承平城郭未完繕侯築敵臺與堞雉甚雄壯公署成即新武弁及軍士俸糧積十餘年不得支侯至悉補給更約束自後按季或按歲與之撫軍士不異氓庶侯性純而學正才長而慮周持已嚴而待人恕有功於人不使人知疾惡不為己甚培養休息民受其惠而莫知所自九邑無貴賤老幼莫不怙恃侯而侯忽動歸與之念攜數麓舉若囊稿葉覓舟歸父老聞之率少壯及軍士徬徨奔走相與呼號涕泣牽纜攀止乃侯堅不可無以計於是謀伐石紀侯德政九邑之縉紳士咸纒纒具狀垂白耆鰥之老不遠數百里踵余請記余唯唯茲舉也實獲我心安辭世之從政者一解官其民或視之不啻途旅若有稱功誦媿者匪歸袞之榮則來緩之盛也乃冲舉潛跡自托於山澤者其民懇固攀留不得則相與叙述勒貞石圖不朽嗟乎余見亦罕矣人之言曰驪珠可取而民心難得萬家之貯藏易從而匹夫

之好惡難奪自非侯德政入人肌理之深疇克然哉蘇文
忠公曰思之於心則欲存之於目斯石所樹也後之來牧
者舉侯之政人將喜見侯其不然則必嗟嘆憶慕安得復
見侯夫侯之名不息則民思不置思不置則侯之英爽雖
百世如在也石可已哉係之辭曰山川炳靈崛起時英藻
身文囿奮翼天廷處陽司理訟簡刑清雷電合章蔚有令
名其一帝簡賢良寘諸左右冠竦神羊職專繩糾廩政弗
經迎刃立剖謹言上聞不利邪口其二爰滯驥足一蹶屢
遷時論歸淹陟佐南銓鳴鶴在陰儀鳳來翮帝重民牧慎
擇於宣其三神崗之陽螺川之滸侯實受命來牧茲土朱
旛載臨虎符是剖踵芳龔黃方駕卓魯其四操勵冰霜不

有其清知澈秋毫匪察而明仁慈填腔哀先孤惇人亦有
言才與德并其五政先化本最重民風子弟教之必牖其
聰田疇闢之俾即於豐視民疾苦痼瘵於躬其六憫茲瘠
壤課督農桑衣我食我乃際時康茂植桃李靜卧桁楊三
禱協應五瑞凝祥其七朱紱方來棄之若遺片帆南下一
力自隨童叟呼泣填塞道衢攀卧徒勤邈焉難追其八民
心難得懷於有仁仁矣張侯覆疇斯民有父之尊有母之
親父母遠爾合郡愴神其九乃伐貞珉頌述政事愧乏雄
思聊舉其似明德清風川流山峙百千斯年垂觀後嗣其

卷六十六終

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察外飾文采不能動而榮而必迫其心躁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士窮予三年夏待罪於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椳桷破者爲雷削者爲障曰者爲樞箴者爲繩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坼壤者若墜於鑪若燎於原舌呀而不能持支隳而不自運赫赫熻熻如列千萬炬於室內視其門卽寂寥虛闐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一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於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之令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熬其廬而軒其工竹室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詞於壁堂上

宋

西峰寺重修三秀亭記

王庭珪

亭始作於元豐六年豫章黃魯直爲前太守壽春魏侯記一時之事名之曰三秀亭識瑞物也建炎間官兵更戍於此而亭遂堙廢厥後二千石孰不欲復前賢之故迹率歎

息遺恨而去亦誠有所未遑耳後元豐七十有六載當紹興二十八年秋天子以銅獸符授鄱陽魏侯安行來守廬陵下車興弊補廢修起學宮增養弟子員彬彬文學之士盛於一時積獄滯訟迎刃輒剖耘鋤強梗化為善類窮山長谷宿盜積數十年不討者悉縛致麾下境內遂寧時方憂旱甘雨連霏郡人大悅謂此數物者非太平之嘉瑞耶芝草不得專美於前矣政既多暇明年春始攜客遊西峰尋三秀遺址在蒼松篁竹之間林麓幽遠復得舊碑於墮垣之下字畫尚新魏侯讀之喜曰吾家譜鄱陽壽春同出於婺源乃知前三秀主人吾宗人也可不因其舊而新之乎蓋物之當興必有所遇決非偶然者若峴山亭不遭羊

叔子蘭亭無王逸少則襄陽風景與從事中郎俱湮滅而無聞清湍茂林不著見於山陰矣亭既成遊觀者輻輳兩魏侯之名當與此山俱傳不可不記復興之歲月紹興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也

吉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繼五代擾攘藩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

書勿行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爲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朝請大夫開封鄭臨實來適二千石缺并綰郡組其家世之盛仕學之優施於有政見識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朽折懼將壓焉竹木瓦甃幸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曰覆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亟僦工葺事七月乙巳落成檢題名記示某曰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廳載新是宜爲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兼燕楚之城社置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諄荒唐爲解抑讀衛詩美文公營宮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葺破拘攣之義得其時也用成財依舊貫加顯敞焉其東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郡政惠此千里仰稱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某請書其末云

三忠堂記

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右上郡皇朝逮今二百餘年兼是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

子從而諡之曰文忠莫不以爲然南渡捨攘右相杜充擁
衆臣北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敵視
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
賜諡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理衆論詢詢惟一
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使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
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諡則又莫
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沆之
在朝嘗力薦文忠畱真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列名
著在勲臣之令而諡則未聞子瑾孫佃俱爲待制迄不能
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
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廈卽縣廩
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奉祀巍巍堂堂袞服有章揭日月
而行學者景仰其焯焯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
無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廈用意遠矣

劉氏旌表門閭記

楊萬里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資言伏奉淳熙二年
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有孝行節義著
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
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璵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
合詞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生文行粹美事親以
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既死承弼籲天隕絕願以
身代父蹶然而蘇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

直官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產弟永弼既爲叔父廷圭後承弼復分以已田承弼受業於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歿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劉穀死官下卧在地承弼爲棺殮丞尤窮空至鬻幼女承弼聞之卽鞠於家及嫁後已女先丞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相望承弼曰勸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廩賑之不受一錢富者於是翕然化之無復過糴活者萬數承弼所學殫洽江之西湖之南士子輳集執經問學戶外屨滿瓌才雋士小大有就承弼爲文有古作者風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喜士承弼贄詩文詣之佐遣招之則去已遠矣佐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人宣教郎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官劉焯以承弼爲首承弼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報聞其人行孝節義宜在旌錄誠如制書謹昧死以聞事下禮部尚書臣惟權侍郎臣素員外郎臣端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禮部下吉州吉州下安福縣於所居之前立綽楔門夾之以臺臺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藝以嘉木云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日吉水人士王子俊等四百餘人合詞請於予曰屯田之爲吉水病三四百年於茲矣十

言安府志 卷六十一
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宋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爲加多而其征爲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爲稅畝於是租之爲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臧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詣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水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公汝諧相繼爲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彥逾邱公崇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上聞乃紹熙之三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之日百里之民如痿起行懽聲丕同升聞於天願先生大書以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興四年秋七月十一日記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彥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之胡先生以浩名齋宦遊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懼隕墜以貽前人羞懸鷄粹茹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假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恨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嘗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拜清繩先生劉公爲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繩入而聽誨於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

喜頓足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麤有聞於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爲有後矣是不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爾隘邪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卽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建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仕云

三獲堂記

王剛中

距敷城二里許橫岡複嶂盤旋環繞下拓平原左右溪流映帶中包一塘紺寒澄澈廣袤約十數畝可資灌溉俯仰之間軒豁明秀殆清淑之所萃也予友劉君造菴過其地愛其山川之完美欲卜築於此而未知其吉否也默以塘爲祝曰吾試取魚若果得之則終焉允臧矣乃覓漁人投網一發獲金鯉三劉君大喜遂名其堂曰三獲明年自禾川版渚徙居於是門臨清沼觀烟雲之卷舒翫鱸鱠之游泳觸目化機真趣洋溢豈復減於斯干南山之咏哉又明年劉君起補駕部郎未幾有出守宣州之命瀕行述其遷居之由及名堂之故丐記於予予酌酒賀之曰此天發祥以彰坤輿之靈也君之後世其自此而益昌乎夫金魚者廟堂文臣貴顯章服之所用今以荒塘獲此錦鱗網止一

投而魚連三尾豈尋常之兆哉考其數鯉之數六六純陰之體也陰極則變而爲陽故有龍門之躍焉三之數爲衆衆以人言牧人之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故有豐亨盛大之象焉且三之時義亦大矣哉卦之畫也起於一而全於三疊之以三而成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析數之無非三也不但此也上中下爲三位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光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天下之達德達尊皆以三著卽華封人之祝堯亦云三多舉宇宙之大事物之繁胥於三乎統之彼以魚數占之而謂後必有三顯者如河東之三薛眉山之三蘇新喻之三孔清江之三劉虎林之三沈猶拘隅之見也雖然天之所以相劉君者至矣余更願劉君之有以自相也劉君方以練達之才任繁劇之郡宜守三畏宣三德以正其身以端其本而又順三時以重農循三物以立教絕三風之蠹而致三異之祥將來入參政事輔我國家以成唐虞三代之治與夔龍畢召比休爭烈豈第揚先世宰相沆贊善注之耿光於勿替哉劉君聞而首肯焉爰次第其言而爲之記

建永豐縣社壇記

陳亮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論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尚可以

爲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敬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圯其傍之屋廢不復構無以供祀事顧瞻不寧卽命工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執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翁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慊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恨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六一祠記

郭孝友

初國朝文人承李唐之餘風氣格骯骯曠歲歷年而學士大夫無能有所作興粵自歐陽文忠公首以古文變天下而一新其耳目譬如春雷出蟄萬彙畢從由是反剗刻僞盡革五季浮艷卑弱之氣而歸復於六經渾厚深淳之道逮熙豐間臨川王文公又以經術自任大訓厥辭而尤詳於道德性命之說士亦翕然宗之於是文雅跨漢轢唐炳

然與三代同風。其文章則歐陽爲之，伯語經術則臨川爲之。冠然臨川之學，黜傳註而繼以己意，其說有合有不合。故學者所見時有異論。至於文忠公，則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蓋其言洪深灝噩，莫窺涯涘。而與六經相表裏，故世未有能非之者。然異時臨川配享孔子廟庭，議者不以爲宜。得退祀於七十子之後，文忠公首倡古文，力排異端而歸之正道，其功不在孟子下，乃不得與漢唐諸儒比。而廟食於殿廡，何耶？古之有道有德者，不得祀於國，必得祀於鄉。公廬陵人也，嘗爲郡之學記，盛推郡侯李寬之爲人，而紀其績於石，以俟學之成。且曰：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又曰：他日榮歸故鄉，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道德明秀而皆可以爲公卿，此公之所以自期者也。然公不特以此自期，而亦以此期於吉之士。則公之處心積慮爲何如，而其所以期吉之士亦豈淺哉？公之在滁也，滁人祠之在揚也，揚人祠之。及其老而家於潁水之上，雖不克歸榮於故里，而故鄉之人蔭其餘暉，霑其賸馥，述道德則以公爲稱首，序鄉里則以公爲盛事。自公之薨垂六十年而後，進之士操勵名節，表表自見於世。雖未必人人可以爲公卿，然而類能以材猷奮要之，無負於公所期而後已。故大江以西，州郡十數，而廬陵士視他郡爲多。蓋公有以發之也。然則公之所以昇於邦人者厚矣。邦人所以報公者，豈可後滁揚之人耶？今刺史福唐方公時可之來也。

政成訟簡吏畏民愛既慕公之盛德爲百世師又思公之前言以無慢天子之詔且推原邦人之心而成其所以報公之意於是作新學宮恢飾廟貌自先聖而下以至於從祀之列弁冕戔戔劔佩肅肅薦獻有所矣而又即殿閣之後建堂以爲公之祠歲時率生徒祭享之此古之所謂有道有德者不得祀於國必得祀於鄉者也孝友恨生之晚不出乎其時不及登公之門而聞其謦欬徒幸生公之州里竊誦公之遺文而想其風流慕義於無窮故因堂之成也有以見公之道益尊廬陵之人慕公也益至而方侯之政知所先後其歌詠於人也愈久而愈光鄉校之士歲時謁先聖於其前退而相與拜公於其後以得所矜式又退而相與歌詠方侯之績使無忘於此邦之人不亦有榮耀乎堂成方侯不鄙孝友書來求文以記輒不自揆忘其人之微眇辭之淺陋而樂爲邦人道之於是乎書若夫公之勲烈在朝廷德望在天下進退之簡世系之詳則國有信史此不復著云

永和鎮歐陽監丞祠堂記

歐陽守道

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死國事者二人監丞歐陽公死燕山忠襄楊公死金陵死一爾有異焉楊公死城歐陽公死使命死城故事得即祠其所死使命故無所於祠豈惟無所於祠雖有居鄉未之祠也茲大闕典百十有六年矣公之從孫文龍始得地於惠燈寺之旁屋之肖公之像率宗人

俎豆焉時古心先生廬山江侯適守郡義斯舉也先往相攸而助之費且許記其成文龍以書來請侯顧謂守道曰是非子家事與子盍記諸守道辭未獲命會有來諗者言曰公誠死使命與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死之義也公之往也吾國則有辭焉寇醜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本不敢愛也以是紓禍且爲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至深城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即反其詞告之曰朝廷爲奸臣誤至此若等宜盡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死矣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死非死使命也義與余曰公得死尚何言當崇政殿之問淵聖非決有棄地意公亦力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

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既詆其說又強以行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爾使公竟致使命不死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此時宰之命非君父之命也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臣受命於君君受命於宗廟社稷揚揚出疆舉地以與人曰有使命吾爲宗廟社稷懼矣使皆類此一隸可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爲古語有之爲人臣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紓禍不猶愈於割地耶况不可割吾前言邪夫前言忤時宰意

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已爲此來二宜死固守不下者何
人今搖之使背國他屬予何人三宜死死而死爾吾猶萬
一覲吾地之存夫義無定名要歸於忠忠不在小諒歸於
爲國公得死尚何言旣以對論者則遂以復江侯侯曰是
可以記矣子記諸吾爲子書其額則謹記其槩曰公諱珣
字全美郡之永和人登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歷仕忠州教
授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軍民司錄以監司薦如京
師遇國難及出使進秩朝請郎加將作監丞有子袞天而
不嗣紹興中上錄公大節官其壻臨江曾敏恭故曾爲祠
於其里之薦福寺今像則其從孫文龍從寺識之其地則
半請之官而求助於鄉人其堂則惟文龍一力成之尚謀
結屋於其左右使子孫讀書於中而奉其祠故鄉之好義
者亦出力而州家亦頗補其不逮是可以觀其後矣嗚呼
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爲誰公世有祠今其地址通達
面大江停車櫂舟顧瞻而徘徊者尚其念曰人誰無死

三賢祠記

廬陵郡學有唐顏文忠祠舊矣今太守金華倪侯普附以
建中宰相姜公我朝余襄公號三賢祠顏公大歷別駕姜
公貞元初刺史余公慶歷間知州也廬陵稱文獻之邦蓋
歐陽文忠公而後皆鄉先生故學祠之合於古有道德者
祀於瞽宗之義顏公京兆人姜公日南人余公曲江人吾
郡其仕國也祠之何漢蜀郡祠文翁南陽九江祠召公其

比也而三賢其高風大節宜表章之爲賢者勸則關於風化又大矣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郡守古諸侯別駕其貳如古命卿此天子所使承流宣化者雖三君子皆以謫至然實風化所由出其人而賢境內人士固將則而象之茲不謂之源與廬陵固屬豫章太守如東漢陳仲舉旣以名節師表海內所蒞之地宜有聞風而興者然而尚矣三國六朝守廬陵者名氏皆可考風流蔑如也唐中世顏公始辱臨之而無君長之權姜公以故相來而新舊史不同蓋莫詳其至否獨余公留期月而去之蓋邦人利賴其福澤亦淺矣然高風大節皆當時之所素傳則夫一日之親炙與夫未見而

想望之者宜可以使人沒世而不忘也顏公之來此也與詩人文士倡酬爲樂世傳其廬陵集十卷今溪山深處猶有公手自題名刻石如新蓋遷客游浪自適之常而其力抗祿山面折元載之勁氣亦必有得之於容貌詞色間者姜公未必果來就使其來起家一刺史耳閭巷小民安得盡知是常策朱泚之必反諫唐安之厚葬者然而爲國忠謀觸人主不測之怒未有爲士不講聞之也余公世近郡人紀其居官而詢細民之疾苦健吏之刻削往往踐其表謝之言而力行之此求救與芻者之職公之可敬不在是也爲館職救忠賢爲諫官排姦倖皆前日事公又非以自多而期人知者然其歸也士有間關千里涉江逾嶺而從

之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動者哉三賢者功在社稷名在朝野吾廬陵尚論其世以爲猶有君子之澤在焉夫固不待以其立身事君者教人而秉彝好德自興起於不言之表今居而逢掖出而縉紳皆知以前修自期是可以推其所自來矣倪侯我先皇親擢御史也論諫之外密侍經帷其所開陳與凡欲言而未言者予時忝同朝得叨聞之去國之三年詔爲吾州予里居之暇時奉侯從容未嘗不在風化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寄於士之人品高下卽與世道爲輕重志士仁人儻自任必自養挾書遊學皆端居深念之矣士亦知侯有素信向翕然三賢祠之成也侯屬爲記噫此盛心也予敬諾而重事比侯將去乃克爲之屬之

權州事孫洙刻石焉夫三賢皆吾州師表侯又表章之使拜於堂下者皆有動乎其心退而又瞻鄉先生之像次第相承以至今日源委皆可觀也先聖有訓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侯再入爲秘書少監兼侍讀予與二三子又將於侯觀焉姜公刺史在大用而不得志之後余公驅馳四方以功業終惟顏公再入忠言讜議不衰於前時而歸然一節落逆賊之膽而奪之氣蓋光明之最君子所不願者其時而久遠相期爲國元老昔在文武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顏公有焉可以爲侯顯之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咸淳四年二月壬午朔記

吉州州學貢士莊記

文天祥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為已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為天守利器以候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往真無所為而為之其為仁豈不至而為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為廬陵教授作興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稽其所出納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末之云耳於是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為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為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為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鄱陽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擱弗下永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奈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為侯與廣文之用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徼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畯操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為有天道行焉士修於家試於鄉

言安府志 卷六十七
如探籌然以信夫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裏糧
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
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
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
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
節斷大事決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
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
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己
也大是邦也者世習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
執此以往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
始於尚書胡公槻隸於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

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
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典樵增四百一十斛有奇
自二教創後施君郁鄭君師臯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
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諭提點莊事劉少南
張敏子云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
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
邀余爲字曰元皇之殿旣爲從事六月殿成以書諭曰役
之初興君實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
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

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桴鼓數震令初至適
江上有警柳寇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令謂
吾幸爲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爲俗化地况少須暇乎稽
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賓興詔下乃
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
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蓋元皇是也士之
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壹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
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
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萃爲風塵惟神元命實始吳
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
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

懼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又曰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
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而不可
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
得失爲病自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謂
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
爲忠臣孝子歿爲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實衍於人心義理
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其在祭法苟有
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宮之埒邑
有先民典型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爲臣止忠爲子止孝此
其內心固油然而不自已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

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拔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係豈曰以區區科目望其人而惠徼福於神之一顧哉祠翼殿以廡丹堊具鐘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爲令俸餘裒多迄於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爲坊扁額校書郎姚君勉筆也令方爲遠者計廉用節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永永無斁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爲松江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峰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峰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概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太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雷轟盪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堙然

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跛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拆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遂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從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余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駿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手捋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攜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顛手足飛動形神不自寧者久之他日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余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於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間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

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
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乘興而爲之記具
論同遊者發一噓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流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
益公取以補廬陵圖志木濱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
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
秋有蓮一蒂雙華出於文叔北窻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
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
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竝根旣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
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烟

緼塊比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
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毫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
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尚徘徊斯堂爲
君賡棠棣之一章

元

江西行省丞相愛堂碑記

劉辰翁

庚寅之秋九月丞相以江西行省鎮廬陵凡四十日薨於
位又二日喪行居民望過車罷市長慟至不可忍聞闔城
士大夫哭於野者不約而集無不相嚮而弔依依憔悴無
聊之色田里聞之驚頓踊絕至有負販之人不自知棄其
所求望廬垂涕而返旣數月有自北方來者號於馬上兒

童父老聞其聲者喟然而哀痛之如新今期年矣歲還跡
遠燧改情遷而語及當日猶爲之飲泣而悲哽咽而嘆也
方公之未至也揭竿滿野環贛及汀歷歷無墟煙吾郊關
之禦奪者混相濁如市公之來也悄乎其容肅然而無聲
不惟貪夫股栗軍伍旗幟改觀而盜賊望風褫魄凜焉以
消者復不知其幾不惟城無囂塵里無夜驚而門荆戶棘
者蟄見天日熙然其如初不惟長亭短堠行歌逆旅而深
山長谷婦人孺子與荷戈之士雜踵而無何近邑近州行
者達曙皆曠十數年所未見雖太平全盛不過如此也或
謂公之在事四日止耳卽四十日之間有所感發聳動
亦何能家至戶到未嘗按一貪吏也又未嘗殺一無道也

而民之畏之愛之如將見之赤眉黃巾之不可勝殄長血
之於此又懼其復生於彼從古然也乃不待草茭獸獮不
用三令五申不必形格勢禁而威信之如此民之思繹朝
暮四三使公猶存饑食渴飲政未必人人而濟也前乎公
者有矣後乎公者未必不尤賢於公也而推論斯人有一
日主聚之安若浮若沉以至今此譬諸荒墾實自公始獨
吾儕小人竊欲求公之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或者其
禔耶嗚呼余讀坡公所謂溫國文正公碑中言何自知之
何自知之極古人辭辨反復形容之盛微今日之事則亦
以爲過耳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非七日司寇見之行事雖夫子猶疑之因是使人思前史

區區必有不盡得於言者余以憂患餘生延喘民間親見
甘棠角弓之誦欲備言其美則不可盡欲叅論其事乃無
一有蓋矯然爲之躊躇遠想若尹長安之桓東虎穴朱子
元之奮髯抵几李臨淮之斬將立威此人皆疾聲厲色以
睨之僅濟公於斯民有百年之愛而無一日之功雖善論
者莫能述也茲非古之君子不言而信不怒而民威於鈇
鉞者與柳子厚謂呂衡州之死哭之者逾月哀聲交於南
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又有謂化光何以得此者以今
揆昔容復過之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我觀九原而譽武
子百世之下故當識其何心晉人望羊叔子之碑而墮淚
則叔子自爲也公之歿也士若民請於省府祠之省曰吾
責也府亦曰吾責也其門生故吏則又曰吾責也民士因
不敢爲至壬辰春復請府經歷濟南孫璵以其俸獨倡成
之孫蓋公所辟以自輔者民士異高其誼曰我則何力於
斯則相與植碑於學以其詩來請嗚呼後之人有讀是碑
而不墮淚者乎余何足以發之系以詩曰衮衣繡斧來字
來撫里門晝開官路夜旅繡斧衮衣今以喪歸寘於中道
卒誤疇依悠悠行舟慘慘四野亡羊不知扶路悲啞鼎鑿
釋懼林嘯伏興山哀浦思虎逝龍升蜀懷孔明寒食祭路
魏感梁公聚哭碑下誰與祠者公有門生我往營之衆志
乃平甘棠憇只杖杜逝只峩峩此碑亦墮淚只

安福州上田里塾壁記

吳澄

世有甚易至之事而人或怠於至亦有甚難期之事而人每必於期吉之安福上田李氏儒家也宋南渡後有淳熙布衣獻中興頌見知艮齋尚書者有慶元貢士著史評二十懷古詞八見知益國丞相者淳祐又有鄉貢者焉咸淳又有漕貢而國朝至元間掌教於縣者焉先後四世皆治儒術以干人爵而卒未愜所期也五傳至辛翁至元縣教之子淳祐鄉貢之孫評史者之曾孫頌中興者之元孫也安福城西五里外創里塾構禮殿奉先聖先師設講堂立齋舍門廡庖廩悉具方將請公額割私田以教以養意蓋有所爲事未及竟而身遽終子剛猶稚越數年漸長亦克畀田百畝供里塾春秋釋菜之禮示不改父道也天歷二年春剛之外傳姚貢士霄鳳暨友周南瑞過予言其事子謂父之創塾而有所爲者已矣子之畀田而無所爲者可嘉也雖然剛之先世期得人爵之貴而竟未之得不可必得故也世有可以必得而其貴過於人爵者剛亦願爲之乎夫人爵之貴小夫賤隸之所貴爾而大人君子不以爲貴天爵之貴大人君子之所貴也雖千百世之下猶以爲貴况於求人爵之術必效人作虛辭雖不可謂難而或有不能修天爵之方唯反己用實功雖不可謂易而人皆可能也人皆可能者何也已所自有不待借假也仁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爲則已爲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敬讓有所辨別而擴

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弟謂之弟盡心
爲人謂之忠推己待人謂之恕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孝也
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能哉非不能也不爲也爲之而
能能之而熟熟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
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人能孝能弟能忠能恕
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夫如是名滿天下法垂後世
雖無人爵之貴而莫之能及其視小夫賤隸一時之榮
生與鳥獸同羣死與草木俱腐者豈不相去萬萬哉至順
元年冬南瑞重來爲剛請教於是書吾言以遺俾以揭諸
家居之坐右刻諸里塾之壁間而自勵自警焉

楊氏忠節祠記

揭傒斯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
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敵死韓侂胄
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
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
嘗以直抗蔡京爲楊氏忠義開先也別祀廣東經畧使長
孺吏部郎官孫孖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畧仁聲義
實風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祿入七萬緡盡代民輸丁租不
持一錢去吏部闔通敏惠奉法循理爲時良臣崑山好德
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
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
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

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

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井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矣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繇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承思菴記

歐陽元

承思菴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之先君子是爲梅邊先生梅邊初入太學尋下外艱自以不

言身所志 卷六十一
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願仕奉太夫人至孝三十年不
懈太夫人亡廬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遠天性純篤才氣
超邁被先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鄉里先生疾晝夜扶持衣
不解帶者二年先生歿慟至嘔血幾絕乃蘇既葬結草如
繭寢處墓左哀至悲泣苦草爲腐風雪豺虎不避久之母
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醯醬蔬菓今墓木已拱言及其
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
表其阡曰白華所居曰永思然皆非宜遠意也其友劉君
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菴之所始謁余記之予之在京師
也四方之士來謁爲其父兄求記其樓居齋室者蓋多若
永思菴者則友人懼其行之無聞於世而記之者也孟子
言五十而慕者於舜見之曠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
人至終身之慕猶推而知之則孝子之永思不旣難乎梅
邊於先君渤海侯爲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好感良友
之誼記不得辭宜遠名畱孫弟初遠名壽孫孚遠名敏孫
來遠名州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兄云

安成李氏重修安賢義塾記

安成李君辛翁初作安賢義塾於州西郊一做書院精舍
之制禮殿廡門講堂齋各各有其所未幾卽世規模有未
備者子剛慨然念先世美績無加於此乃割上腴田若干
定爲教養恆式出納恆度凡可以經久而不廢者一一講
求而完美之於是塾師劉君權具事實謁予記之予嘉李

氏有子之能繼承也又感義塾之作是蓋君子至公之心而古道可復之機也爲之記曰昔者先王爲井田以養民爲鄉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壞斯民貧富至於相懸鄉校法壞斯民賢愚至於相絕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兩塗賤日益多貴日益少法日益密禮日益疎後世興者雖汲汲然設爲教官之任而井田經界勢不可復郡邑教養豈能徧及齊民也哉有富而好禮之士出而建義塾焉義塾旣作一鄉之士患不志於學不患無從師之資一塾之師患學者之不勤不患供億之不繼推此至公之心求復世道之古其機不在茲乎師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風俗由是而美義不可勝用矣禮門左之堂曰塾塾之爲言熟也吾故願義塾師友之至斯也教者熟於其教毋致扞格而無序學者熟於其業毋致寒暴之罔功如是則無負李氏建塾之美意矣李氏安成大族宋末累以著述獻於朝其貢名天府者接武辛翁號一峯剛字立中世以文行稱於州里云

螺川重修馬驛記

劉詵

成周之制凡國禁之道有廬室候館以爲朝聘往來之宿食其後爲置郵爲亭傳爲驛遞所繇來尚矣至國朝尤以是爲重蓋使九州四海之廣大窮邊輔邑之遠近文書期會絡繹周流如人之血脈貫通於一身誠有國者之要務也吉安螺川驛實當江廣之正塗驛騎之要會而館宇歲

久獲禱圮漏其黜聖者漫漶而不鮮其瓴甃者沮洳而不
治無郡愔都刺嘉議視篆之數月始命葺而新之內則廳
事美堂房邃嚴櫺牖虛明軒溝靚瑩使處者可游可息
無周單于客不受館之嘆焉外則廊廡洞夷重門翬翼庭
道隆高馬廐通敞而又前植花竹環以欄楯使來者下馬
周旋無鄭子產門不容車之誚焉蓋能上體朝廷優崇使
臣之意故非惟俾庭館之高明雖巧墁綵繪煥然可觀則
夫使者之過此者豈不仰而思之吾之道路之所歷一寓
一息之次無不享有國家之美意亦將圖所以報稱乎詩
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此古者使臣
之用心也若夫邦侯之勤於其職則後之來者尚善繼之

二程先生祠堂記

聖人開天地不言之秘賢人開聖人未發之蘊是皆神化
之所蓄至理之所待天之所以扶持乎三極綱維乎百代
也故其人或曠世而一見或接迹而相承或出於一家比
境之間或合於殊鄉異域之外非天下人心之所能預擬
者也自伏羲畫八卦曠千有餘年而文王周公闡之自大
禹發九疇亦曠千有餘年而箕子武王明之自夫子集六
經羣言之成又百有餘年孟子繼之又曠千有餘年而周
子二程起於一時凡孔孟遺言遂大明而無餘蘊嗚呼是
數聖賢之作時之或久或速地之或遠或近皆天地之數
與聖賢之心默相扶於冥漠之表天地能啟聖賢之生聖

賢能續斯道之命然天地能知數之所以啟聖賢不能知數之所以生是聖賢不能知人豈能預擬哉且文章之與理學本同一源自孟子未有分也漢唐以來文章盛而理學泯至宋初文章復大盛微周程理學亦泯矣謂周程不關天地之數不可也然二程之學始於周子使二程子師周子由大中公使大中公得以使二子從周子自尉廬陵遷虔攝倅南安始謂天地若無意焉亦不可也於是宋嘉熙間廬陽江萬里來守吉遂推明二程從周子由吉先之乃創鷺洲書院祀二程及大中周子焉後十七年衡陽陳斗南來尉廬陵又推明吉之祠大中二程是矣未若廬陵尉廳祠之尤爲親切乃復建祠宇尉廳然祠隘而旋啟皇元丙子縣尉李灝復作祠祠益隘又卽毀像寄他祠垢穢滋甚至正元年古魏沈褒來爲尉慨然嘆之遂白監郡愔都刺闢地於尉廳之右構堂三間前環夸庭旁列齋舍高明疏敞祭有餘地誦有餘屋可謂盛矣按二程子實生黃之黃陂尉廨而黃州不知祀二程太守李說始爲祠紫陽先生以爲黃州誦則黃陂尉廨不祀大中可知聞其所謂思賢堂者皆委廢不治而吾廬陵祠若此豈非官政之善而風俗之美歟沈尉固可書也助其成者蕭文孫憲孫亦可書矣

江村小隱記

何中

余少時先伯父堅白道人爲余言開慶己未仕廬陵城岡

郭氏世為名家有名邪者及其子子晟子昂子端子昌父子五人皆登進士第而子晟之子公度與誠齋東山友善其族從儀直為劉靜春門人靜春以所得朱子四書親豪授之其後儀則寶藏於家而公度以耆德著稱江丞相建鷺洲書院首聘公度主講席懿哉可謂文獻之家矣時余聞而慕之想其山川秀美必有出於聞見之表者不然冲粹之氣何萃於一門如是哉繇是凡自廬陵來者必諏其故有為余言郭氏所居城岡廣袤可里許江流繞之如一大盤廬而居不雜它姓南臺泰嶺德勝僊壇紫雲諸峰四面拱立皆若知有所尊者而儀則當盤之中構堂榜曰江村小隱於是環盤之勝又皆若知有斯堂者儀則聚九流

百家之書讀於其間客至輒畱及江煮茗徜徉一盤之上密筠疎柳媚草藂葩其陰可憇其芳可襲禽鳴鷺集與漁歌樵唱相忘於雲煙晦明之間而賦詠唱酬亦於此而成此儀則之所樂也余聞而愈慕之因嘆曰名德之士古未嘗無也皆僅一傳而止太邱胡陵父子兄弟之盛亦何可及至其孫通顯而不能保其家聲以終嗚呼士當窮時未嘗無富貴之願然在天而無與於人偶或得之適足為身與家之累是亦士之不幸也然則士固不願其通顯也耶今儀則之居是堂也身隱而道亨家貧而心樂回視世之通顯而墮其家聲者遠矣豈非高哉儀則之猶子鏞請記於余方將造江村小隱之堂覽其江山之勝詢前輩之流

言安府志 卷六十一
風叩靜春之傳授閱朱子四書之清橐庶可償余平生之
所慕而或未能則附姓名於斯堂其喜慰當何如哉故忘
其僭而書之

宴雅堂記

熊朋來

吉安劉叔正年九十有五有四子十孫重會雍雍構新堂
奉養命其孫鶚來豫章問堂名於熊朋來昔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曰誦詩自儆見於倚相侯包所稱宴居誦大雅宜
名曰宴雅之堂武公之詩在三百篇者三風有淇澳小雅
有賓筵大雅有抑子貢南容及曾子子思之書亟誦其句
小序以抑賓筵爲幽厲王作先儒曰不然武公生厲王末
僅及學長於共和以後年四十餘至宣王十六年卽位又

五十有五年爲平王之十年子楊嗣位又三十有五年入
春秋矣九十曰耄武公自謂旣耄矣說詩者妄謂武公爲
世子作抑又謂鄘柏舟亦武公作至於淇澳概曰九十有
五之詩觀諸家謬妄始知集傳爲可信淇澳作於盛年言
學問自修故爲風賓筵抑作於晚年言戒飲儆老故爲雅
或曰魯僅有頌而無風衛邶鄘有風何得衛有雅乎若爲
卿士時按年表武公平戎於王在幽之季年未必至耄猶
爲卿也此六義不同其正言者爲雅爾衛有風而又有雅
宜世祚之長遠及元君焉今以宴雅名劉君之堂是家嘗
集古文梓傳以惠學者天與之壽其詩書之脈異時永豐
大家與叔正同時者今無幾惟是家閱世得完如諸姬盡

於羸而衛存天既壽其人必將福其家宴居講誦榮其天爵頤神樂性暢其天和叔正見儒科中斷今又見其復興登斯堂也老者聽抑詩以為宴居之雅少者聽淇澳以切磋琢磨及翁康寧拜家慶於斯堂予為九十有五者助喜又追憶三五少年書此以勉其子若孫是為記

右宴雅記一篇與可平生於文不妄作作必極高古有法然非其人固不作也予別與可久忽見此篇如與漢晉人語不覺爽然自失予雖不識叔正觀此可以知其人矣延祐三年秋翰林承旨程鉅夫書

吉安路惠民藥局記

馮翼翁

聖人之於天下有博施濟眾之仁則有博施濟眾之政四時五節六氣之過不能使人人無病五藥五味五穀之養不能使人人調劑之設博士以講其學置醫師以掌其政又憫夫貧而無告者以時給其藥餌雖一事之仁使凡有司推而行之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者歟大德三年各郡置惠民藥局擇良醫主之使貧乏疾病之人不致失所吉安郡始創局於譙門之左外有樓中有廳旁有舍修製有具曝藏給濟有所官給楮幣萬二千緡歲收其贏以市藥製劑頒於所屬州縣至正庚寅冬府推官董時儼既勤於職疏滯理冤驗醫之良者使治囚病以時藥而粥之獄以無瘦乃新藥局蠲俸以倡醫戶出其餘則合千五百緡以市木石瓦竹與凡粉繪之費逾月而訖工請書其事於石

廬陵劇郡非患民病患所以病民者獄訟之繁也六氣之過成於天聖人不忍其有病而爲之瘡痍使郡之有位者皆如人有司獨忍其無病而爲之瘡痍使郡之有位者皆如董君能欽舊制恤民隱推而行之豈特惠民一事而已哉

永新州學進士題名記

龍仁夫

進士設科以來宋爲盛宋二百年江表文獻廬陵爲盛廬陵屬若縣八衣冠科目鼎鼎吾永新爲盛然則題名有碑宜也至元初科廢山川英華小蟄然鄉校歸立劫灰間龜趺龍文煜煜故無恙天之未喪斯文可知已皇慶詔下今二十年自行省入貢若干人擢上第爲天朝命官則自馮君始馮君自鄂省以書諭曰將更爲新碑以昭盛事願志之子兒時從長老游鄉校觀碑廡間指曰某對殿陛爲前三人某爲宰相若名卿大天某汝家父若兄孺子勗之子不肖頽落且衰負慙斯言予慙何足云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曩廬陵貢額七十有二漕若監數路不在焉賜第且五百則昔之登是碑也易今通天下貢額爲七十五者才四賜第較異時不能五之一則今之登是碑也難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雖然此特諸君青雲初武耳由是躡穹階樹大名邇之樹旂常鐘鼎遠之流芳太史氏與是州山川相無涯其自此碑始矣於戲尚相與懋敬之哉

卷六十七終

吉安府志

卷六十七

記

三

吉安府志卷六十八

藝文志 下編

記

明

重榮桂記

宋 濂

廬陵周氏奕葉以詩書為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蘇而襍從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為煨燼桂亦焚死翦取其枝柯為薪唯幹獨存越五年丙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蒼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

壞於兵至是萌蘖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閭師里尹過之
戟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反常則爲妖烈火之所燉炙
津枯於內枝焦於外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
乎生苟謂其生爲祥則倒豎之槐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
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
不容髮萊公之感插竹生筍田氏之聚枯荆再華蓋草木
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行占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
唐人以擢第者爲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
久未有所定國朝洪武庚戌學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於
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爲中牟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
桂之重榮非爲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事之與天道誠
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桂徵天而驗
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不可使物得
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旣以華其躬又以
薰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系之以詩曰維桂之
良其色中黃其氣苾芳有士治經藝之於庭比德之馨帕
額執爰來蕪我廬桂亦變枯槁翳屹然自踵至顛氣絕弗
聯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敷
陰正濃大化綢緼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謹孰叟爲祥爲
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舉其芳榮以契其貞天昌其家悴
而復華厥兆孔嘉勿翦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
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卮匪頌以規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劉崧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內省者凡三百人各省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歲貢止二十二人郡之隸於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爲上郡州之隸於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爲縣衣冠絃歌之俗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具有記進士題名者逮我元乃有未錄焉非缺歟粵自延祐甲寅科興至至正丙申通十有四科垂五十年由楊景行至某得十人焉或第或否或甲或乙或續或絕其姓氏年月咸可考也其始下第於春官者止許再試其或授正長以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者通得爲正長而鄉試復取額外優等爲諭錄者則又至正癸未之新格也科凡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興而益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哉某以晚學實忝斯舉顧題名之有序豈陋劣之敢辭謹考撫次第而論於衆曰惟士之所以學於家舉於鄉而貢於天子之廷者若是其難且重也將不曰經明行修已乎往者蔚乎其有立矣來者庶源源而有繼乎故題名所以識其人也識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諸石示久遠也記進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爲泰和作也

窪泉記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於樟洲

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
行夷而平曠疇壟彌望水下激成窪深行地中故田若盆
高水若盆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
竭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春雨時止水灑
灑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壤漂滌地骨山露
陂陀盤辟輪囷突兀中路兩崖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而
土礫殺礲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襲
土絡間日刮月磨遞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白圓者若
盤杆虛者如鼎鑊旋轉如碾渦歆瀉若瓴甌鏘然有聲悠
然下赴乃交注土磧之兩腋磧墮而旁垂穹窿搜抉捲若
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抵突而漫頂珠跳雪濺煦沫
騰沸其右則投間懸絕若銀綆瓊刀飄風射虛以合注於
磧下之大窪而聚焉廣可三尺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
加二腹洞叻呿若欹甕然四圍周環高擬壁壘其土堅密
近於石者表黎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駢赤
赤者朱殷白者凝脂湍激波撞下空旁隙爲燕窠爲蜂戶
爲蟻埕爲羊胃爲穀紋爲錦綺爲金鎖甲爲鍾乳滑潤磊
砢嵌巖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澈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
其中水旋於窪若走敵赴揀然乃折而蛇行渟泮爲坎者
再又西北循洲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歷
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在丁未六
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邱子宏道步於其東原寓舍之西

嶺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爲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紀之
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循崖步溪已倏然
有濠濮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於大
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崖半時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
不見日影笑語響答如在盎中四人者蓋樂而忘歸焉余
弟埜爲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
有戒心焉宏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沒脰而弗之及意
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爲是泉之出也久矣有
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爲巖谷之所掩伏草
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
臂不顧也然堰之防之遏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
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漂
觸沙石而不能自己其亦可悲矣夫抑古者窪尊而抔飲
茲泉合尊壘之體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
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壅滯廓其清明
而陶淑其性情還其故我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
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於是洲之陰而未嘗一目
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爲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
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北巖禱雨記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其
東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仙人

修煉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憇焉或名曰觀音崖有石像石
爐欹傾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木蒙翳豺虎
入宅人迹罕至國朝洪武二年夏不雨逾月民走壇廟至
迎龍湫潭越數十百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族有蕭君鵬舉
獨怒而憫焉乃詢父老徃時禱雨故事或有以北巖告者
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薶幣潔
粢醴望巖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巖下鄉民間而來會者復
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巖隧望見雲氣自西南稍稍來
合雨數點灑淅過將抵廟山復有黑雲如車蓋起巖上會
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咸俯伏山下眉髮沾浹衣
巾淋漓泥淹中不敢去自午達申不止明日山下田隴間
水淹交流塍路漫不可辨禾鮮翠挺挺起立丁丑復雨歲
以大稔蕭君則曰翳仙靈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未相
率翦綵爲金幣爲幡幢復結草爲車輿亭臺作鼓吹以報
侑之又明日合錢爲牲酒賽田神因以勞賞從事者無不
歡欣醉飽感謝明賜而蕭君獨歉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
時留館中見其報之之勤而益信其祈之之懇也又聞自
蕭氏之禱旣應凡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夫位無崇
卑事無大小惟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
有民社之寄而諉曰非其責可乎或者不知盡已顧乃屑
屑然以求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北巖禱雨記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著其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徃教以瀆其分者矣贄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修於下乃有棄禮而隳其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脗之脩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亡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甚大且重也如此可不謹哉國家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達於郡縣之學者又爲之度地量數俾各社各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曾東西之莫辨而有司急於奉承不擇可否一槩驅而納之防範彀率之中又從而束縛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易業爲工技爲商賈遑遑然望學舍畏而去之者矣朝廷知其然乃即凡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民之自便夫謂之自便則其學與否一聽其自爲而不復以官府律之德至渥也或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長谷雖人烟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罷止之迄十百里目不覩青衿之飾耳不聞絃歌之聲豈理也哉前國子學錄蕭君子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學四方嘗讀書武山入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官太學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後而秀者旣三年而其親且老矣君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三四上乃得請及歸也其

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而尤慕君昔之教太學有成也乃相率具贄修弟子禮日于于然以闖其門君拒之不可則相與謀結茅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爲之備者明日里之士蕭君鵬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之乃即君之居傍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於汶溪亟書券而歸之俾有以爲教養之地又明日廬陵王伯衢兄弟聞而躉之又爲之助山木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庀成其徒某等相與落成之君即以前在監學時得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爲書扁刻而揭之而具狀介其友鍾舉善來請余爲記書塾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汶溪者山明水秀負艮而面坤爲屋凡若干楹高深廣各若干尺中爲正堂朔望率弟子員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栖來學人前爲正門門之外爲橫道道東西勝以攀桂凡槐柏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者則蕭學文也

文丞相畫像記

王 禕

宋右丞相文信國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即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公在潮州被擒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

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愴
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
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
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
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
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榮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使非
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
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係於天下國家
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是也自予少時
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歷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
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感憤興起掩卷歎息以爲忠
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
之遺像覩其面目嚴冷生氣肅然向之感憤興起掩卷歎
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
之意且謂其所以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與不存嗟乎彥
章固爲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
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
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歎息而
希慕焉者尚得爲有心人也哉畫像爲鄧某所造今藏袁
泰氏家云

延真觀紫微閣碑記

梁潛

泰和之西有岡曰黃茆岡之上舊爲白鶴觀宋太宗改洞

虛英宗始賜名曰延真環觀東西爲七堂其東北曰仁靜之堂今道士趙希老蕭奉吾因其地度爲紫微寶閣以祀北斗九皇之神按天文志紫微即紫宮也北極最尊在紫宮中曰太一居其南曰太微在太微北者北斗也北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以轄九州而以雍屬璇冀屬樞兗青屬璣徐揚屬權荆屬衡梁屬開陽豫屬搖光至於十干十二支辰亦皆有所分屬以爲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而道家又有謂尊帝二星者通號九皇晝夜運建與天同行故曰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分陽及夫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一繫於斗蓋凡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司故斗之功用神化有不可掩者如此於乎九州之氓茫乎如埃塵蟣蝨然而謂其命莅於斗之次彼豈知之哉况動作非道以速戾於其身妄祈非分以僭干於常度沈迷膠固終有不可釋者由是而修真行道之士憫之而爲之祈祥請命斡移災咎又以其所生之辰亦莅於斗加精意而禱之夫豈徒然哉蓋以爲是足以啓其遷善改過之端也至希老之爲閣又取象於太一紫宮敬恭而奉承之者亦至矣而民猶或懵然不知所以爲遷善改過者其速戾於躬豈不尤重乎哉閣高幾丈廣若干深若干經始於永樂某年月日其落成則某年月日也奉吾與希老捐已資命徒某往

南市美材遂成此閣而能始終相其成者長道會彭公海
雲提點觀事蕭公惟中也予既爲著其事以記之復系以
詩曰黃茆之岡神光離離紫閣凌霄上瞰虛危貝戶天開
金楠霞飛仰瞻太一尊居巍巍太微四門大道逶迤九重
獨運七政迭施三台四輔後先道隨幹旋萬化平分四時
嗟哉生民彼昏罔知茫茫九土孰統轄之福善禍淫孰叅
其機巧訛構煽孰察其微權衡默運節度潛移賞之罰之
爲民命司絳節丹幢仙童玉姬颯然戾止百靈衛持牖彼
僻愚釋其繆迷陰翊皇度與道同歸皇道巍巍皇風清夷
於萬斯年降此蕃釐

世節堂記

吉水曾希升之來京師也從其舅氏翰林編修周君孟簡
過予因慨然流涕而言曰遭家之不幸凡三世皆以天歿
曰明輝予曾大父居中予大父而仲持予先君也三世娶
皆周氏周氏里盛族曾祖母西園先生方大之子寡居時
年二十八祖母元東宮說書志遠先生之子也寡居時年
二十七予之母則子敬之子又志遠從子也寡居時年纔
二十二三母皆以節自守獨予曾祖母之歿久矣幸二母
康強無恙方將以其事聞於有司以干旌別之典而非二
母志則有所不敢又恐其終遂泯然無以表見於世則不
孝之罪大矣因以名其堂而求記於先生此二母志也謹
介於舅氏以請予聞其言而悲之夫三代盛時內教之修

自閨門鄉鄙達之邦國以風化天下故不獨公卿大夫之家雖庶人女婦亦皆能躬蹈禮節以之自防此其教使然非其質之能然也三代而下內教不行閭巷之女婦無所取式苟有足稱者非其教使然其質之能然也由於教雖中人可使爲賢由其質雖賢不能保其無過然則後世女婦之行有足稱者豈不尤難也哉曾氏之母同出於一門無間於三世蓋又曠世所未嘗見者至欲泯晦不願以聞於時此雖士之明禮義審於輕重內外之分者尤難之也方女教無聞之後而有如三母之行是宜爲之書不獨以著三母將以警勸於世也希升爲人循實其遠祖三聘三鳳當宋季世皆有卓行三鳳當時目爲僞學在呂祖謙三十一人中者也志遠爲東宮說書時其母命之還即日辭去不顧當時之賢者皆高之兩家先世風節凜然如此三母之行固有所薰漸而然哉

坦端堂記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高皇帝許焉既賜之還又寵之以詔公歸築堂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蓋取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高帝於公眷顧之厚終始不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宸翰寶章之輝煌爛然照於蓬蓽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位望隆矣而謙卑如未嘗仕然

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衆而衆莫爲之異
一於誠而安於命公之所以簡在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
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志於下高帝於公知之深
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
以拳拳不忘既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
年復以司業徵乃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
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歿未幾其
居敝不治者久之一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
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歿已三十年矣於是瓊
州守王君伯貞爲大書其額請記於潛潛自童子時嘗拜
公於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慨念公之不可
復作也因爲之書以記其堂云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桓與其弟彥湘所以奉其母孺人之
堂也劉氏爲里巨族彥湘之父曰仲堅好學負材其兄號
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年二十八而喪其所
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
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孺人輒大慟欲絕持之益
堅卒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
劉氏之嗣賴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
夫非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
長閨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

元御史方厓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自江西
儒學提舉僉憲廣東西拜監察御史彈劾奸宄所至爲之
凜然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來未
有以其言為過者然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
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
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
亦遷徙淪落少有知之者聞孺人之貞節使人慨然念之
世家餘韻流波其未泯者尚在於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
叔介嘗爲劉氏塾賓爲扁其堂曰貞節而瓊州太守王君
伯貞爲大書二字以揭之彥湘又以求予記問閭之士欲
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貞節之一
事也

貞節堂記

王直

言水李直孚作堂以事其母孺人而名之曰貞節之堂孺
人邑中沙上鄴巽亨之女年十九歸金灘李允臧直孚之
父也歸之又明年丁未國朝將經畧中原先取糧江西允
臧主饋運舟次安慶溺焉時直孚生始數月孺人年二十
一即以守節自誓而允臧家素貧孺人勤於女事以自給
上奉舅姑下育幼稚敗帟瓦燈一室蕭然人不堪其憂而
孺人安之又五年舅歿葬祭一如禮兄憐其少欲嫁之孺
人哭曰吾聞之婦人以夫為天天一而已豈有二乎故夫
死不嫁天地之大義也惟禽獸則異乎此且夫去時以老

親幼兒屬我今舅歿而姑尚存幼者日以長矣而迺以禽獸視我我有死而已兄知其志不可奪不復言又三年姑歿治喪一如其舅直孚長勉使勤學曰爾父惟爾一息不勤學無以立身直孚感其言不敢怠學以有成孺人乃喜曰吾殫心劬力以仰事俯育今幸無負於吾夫可以見於地下矣直孚事孺人甚謹而名堂若此蓋著其德也夫貞者知正而固守之謂節者事有其制而不過之謂也在易恒六五之象曰從一而終此婦人之貞守之堅確而不越乎理之常此節之六四所謂安節者也聖人垂世立教皆本於天理民彝之正人孰無是心顧有不能然者欲累之也欲動情勝則陷於邪僻放蕩而不知檢其於禽獸奚遠哉孺人之德無愧於聖人之訓非賢能如是乎孺人年八十一乃卒守節者六十年而堂未有記卒之後十年直孚子同仁成進士在北京始以父命請於予思著其德於久遠故予爲之記孺人之善所以儀於家施於鄉里者蓋多此不著著其所以名堂者

師古齋記爲吉安太守朱公作

周莊

夫人生天地間世有古今之異而理之在人心則無古今之異也古之人足爲後世法以其言行政事之中乎理也後之人慕而悅之起而行之者亦以心同此理由古人以感發之也善乎我郡守金華朱公之有志於古也公字仲智以洪武三十一年某月到郡始至郡方望有官府民方

仰有太守公爲政廉而愛人事明敏無留滯御物以誠吏
不得欺訟不得妄盜賊不得作學校責成民人安業皆曰
我公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公之心則未嘗少以爲自足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於是揭師古以名其齋公退手
不釋卷仰觀俯得動靜食息古人與居日用間所感所觸
殆不知千載之爲一日一日之於千載名齋之義又索諸
友生相與究而言之莊老矣無能爲矣敢進贊於公曰一
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大江之西如我公爲郡者凡
幾人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海內之爲郡如我公
者復幾人君子思不出其位又尚友古之人古郡守良吏
莫盛於漢蓋漢治近古郡守之重比古諸侯在治郡者皆

盡忠竭誠爲已事猶諸侯之務治其國非如後世視公府
官宇爲傳舍也故若汲黯之治東海淮陽馮立兄弟之治
西河上郡龔遂黃霸之於渤海潁川王成朱邑之於膠東
北海合浦之還珠漁陽九江之麥穗兩岐蝗不入界宏農
之虎負子渡河臨淮之雨隨車白鹿道夾轂與夫召之父
杜之母廉叔度之來何暮讀其書即其事卓乎千載之上
行乎百世之下沛然若決江河於是公之師古也爲何如
彼夫富貴之士已不思盡其職鄰不知相觀爲善其能更
遠求諸古乎是不可與公同年語矣吾民朝夕但恐公之
鳳凰于飛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士於朝而韜徒爲截鞭
徒爲留也願亦如古之世爲吏者長子孫二千石有治理

效惟加璽書勞異增秩賜金則邦人永賴而師古之揭傳於悠久矣嗟乎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莊老矣不足任趨走莊之子靜曩以文學徵試授奉議大夫寶鈔提舉官逾二年謫戍雲南畢節衛十七年矣今蒙國恩召還除官邵武建寧丞安得令其朝夕出公宇下承政觀德以爲進

容齋記爲郡貳守劉公作

蜀名郡也自古以來多名士今天子嗣位之明年均福劉公以學校英才仕早有聲選貳吾廬陵果廉能著稱臨政明決人無不服莊年老八十國朝混一天下三十年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甫得見於今日中試秋闈郡庠生劉貫准歸告曰貳守公之進德也以平生遇事是輒徑情直行量若少愆於容者於是大書容齋二字以銘其常所處室若古之佩弦佩帶者吾黨士當有以贊公之美吁人苦不自知知之而能如公銘以自儆者有幾大哉容乎容也者受也納也物至而能受之者以其德之毓而量之有容也海之爲量也江淮河漢百川衆流之所歸而容焉泰山喬嶽之量千巖萬壑材木禽獸寶藏之所具而容焉太倉庾廩之量萬億及秭粟陳陳相因而容焉彼浮躁淺露則澗溪沼沚暴之以春霑夏潦而衝決潰岸矣培塿邱垤茂之以松柏豫章而無所於地矣瓶甌石食之以八口家而饑矣古之人黃叔度量若汪汪千頃波量之容若唐婁

思德使狄仁傑歎服之曰婁公盛德吾爲其所包容久矣
公於學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日用間事至物來廓其
有容有容德乃大寬裕溫柔含宏光大於府爲寮案儼如
家人同寅協恭從容以和於九縣爲屬上行下效嘉其善
而矜其不能於民如子治行俗化使各安居樂業藹然太
和元氣春風播物中於是公之容德爲何如不寧惟是天
地間事孰非吾分內以公之學問以公之器識使皆足乎
已而善於外於是公容德之量愈克而愈不自以爲克者
曰自公輔治廬陵時容齋之名義基之也

瀟瀧瑞賢亭記

吳寬

世所謂瑞者或昭於天或發於地往往有奇驗於人載於
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
之不以爲異而以爲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
登進士第唱名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爲公瑞吾嘗疑
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
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瀧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
皆合於此東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下有
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石崖有巨石二屹起數丈俯瞰
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爲每夏秋之交石有采色
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掇高科者郡志載
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旣而歐陽文
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皇朝屢

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並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傍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璧者實董其役又攷自宋以來百里之內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著其驗事畢亦久矣於是彭公旣沒其兄之子杰桓同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於予予爲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之爲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掇高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頽風文章變乎陋習天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爲不可及其瑞果繫於科第乎若劉彭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又繫於科第乎蓋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今名於是爲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爲然其相與以先正爲法瑞當見之將益不已敢刻石以俟

楊氏重修祠堂記

解縉

宋楊忠襄公以大義死建康聞於天下其族屬先後皆有節行蓋楊氏建家於吉自門下侍郎知吉州路始侍郎善待士唐末五季之亂士大夫多依之以居迨宋之初吉之名族視古爲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侍郎諸孫伍擢進士甲科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康州以清謹與鄉人蕭侍郎彭

太傅齊名真宗御宸翰書於殿柱曰江西三瑞仁宗皇祐
初著作郎純師以文章顯蔡京之柄用也洪州通判存抗
以直言格其請託卒爲所擯卓然之行倡於忠襄之前至
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致政家居聞韓侂胄專權誤
國草諫疏畢憤惋不食死子長孺仕至安撫使直義之化
沾濡蠻越擊豪強不避近戚捐俸入七十餘萬代輸民租
不持一錢去凜然之節繼於忠襄之後又若安撫使炎正
與吏部侍郎孜皆見稱於世不辱其家稽之史編古未有
也於法皆當祀以表節行勵風俗故元盛時楊氏之賢同
知崑山州事學文始即文節公故居爲祠規制廣於前而
田益加多歲久弗治田蕪宇傾予先世與文節公有連少

知讀其文見與益國周文忠公及晦庵朱文公鄉之諸君
子過從觴詠想見一時之盛徒步謁祠下江東諸山如畫
屏列於前地據高爽宋崇陵御書誠齋字揭文安公所撰
祠記刻石具在喬木蒼然挺秀為之佇立顧望興懷低徊
而不能去者久之永樂二年甲申八月初吉楊氏之賢季
琛以舊臣膺京兆之舉作令南海次修祠之顛末授予而
請記焉蓋經營於元年八月以今年五月訖工季琛實倡
率其族人因其故六楹及餘材可用者益以新木凡三百
四十有奇磚甃五百有七增設始祖吉州公及屯田公二
龕諸小宗顯宦序昭穆從祀廢像設用木主刻世宗祀田
祭器牲幣酒數儀節科條於碑陰祭用冬至立春子孫緣

歲轉直祠祀祠宇壞漏輒飭毋怠罰如科條所以尊祖而垂後可謂遠也已可謂詳也已於乎豈爲楊氏而已哉

石潭記

劉定之

石潭在予家門外禾溪所匯處也水旁及水底皆盤石形狀非一綿亘將里許其在水旁有若鸕鷀者首身畧具後其首爲舟所觸而脫乃不甚類有圓而窪方而窪者容皆百斛圓者潦入之水常濁方者溪通之水常清濁左清右相去甚邇類朱墨硯然其在水底比鄰没人爲予言有高而中空者曰樓石有圓而下覆者曰涼繖石有級而上承者曰三等石有圓而上仰者曰香爐石四石皆魚所聚没人取魚者爲之名以志焉樓石有鮎魚居之甚鉅没人不敢邇時相呼數輩没而遠以視之爾樓石最西與歐陽氏魚池相直次東爲涼繖石直予先世墓又東爲三等石直予家牌坊又東爲香爐石直孚惠廟夫石潭之怪奇瑰異其蘊閎於內者多而彰露於外者少觸折之而冥然若不覺依之以居即之以取而悠然聽其所爲與夫清風明月之所去來春雨秋霽之所增耗林影山色之所映照隨時變化而其堅確自然之體不移斯皆類乎有道者也故記之

周文襄公祠記

白志載王直作

陳善

公周氏諱忱字恂如其先會稽人唐末黃巢亂有諱勅者爲御史中丞率兵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後又徙南昌之武

寧由唐迄宋世有宦績爲名家有元盛時天驥爲吉州路
總管贈江西行省右丞追封豫章郡公遂家廬陵郡城之
北隅三傳至南康路知事鑑公會祖也祖遺安先生仲德
始徙今吉水之月岡父秉昂皆不仕而皆以德誼重一鄉
公生而穎敏好學諸書經目輒不忘遺安先生喜曰是必
能大吾門遣從名師受業永樂甲申取進士太宗皇帝命
拔其尤者入翰林俾進學公願與其間公日夜奮勵不少
懈當天下太平四夷賓貢祥瑞迭至文學之士歌頌聖德
者日新月盛公之文章最爲人所稱道時方修永樂大典
一時名儒皆集館閣亦多讓公爲能書成授刑部主事寬
厚明慎獄無遁情閩有林姓者年二十餘被誣爲逆黨行
財獄久不決公一見問其年曰黨事發時方二歲豈能行
財力釋之及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上知公可用嚮意
用之陞刑部員外郎太倉成命公主饋運直隸糧賦不嚴
而事集仁宗皇帝即位有薦公爲郡守者不聽及封建親
王擇輔導以公爲越府右長史宣宗皇帝念畿內之地國
家肇域於此蘇常諸郡賦稅當天下之半宜有以優養其
民而用匱民困吏不稱任故也乃擢公爲行在工部右侍
郎往撫之凡饑寒勞役利害有當興革者大小之事皆以
付公公奉勅惟謹而以養民爲先務蘇之賦重郡豪嘗巧
取以自肥而官賦常不足田里細民困於暴斂至棄產以
逃鬻子女以緩刑罰歲逋嘗積至百萬以待恩霈公知其

然乃立法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不入里胥之手計常年過取之贏而積以濟農又發庫財平糴以待凶歲武臣之祿當輸南京給之則請令受於蘇而收其運費亦以惠農民其達北京而舟楫失利或官有科需及民間饑窘無措者皆以所積之贏通給之不責償於是細民惟知力田輸稅仰事俯育而已他一不之及官無負租私無橫取鼓舞歡樂者二十年而上之委任亦篤雖遇父母喪皆奪情俾任事而寵終之禮加焉事或嚴重雖非公所履亦以命之若審錄南京繫囚考察郡縣吏督京衛屯田理松江煮海之利如此者非一也其寬緩嚴急必以公不以情人皆以爲宜而無間然者松江嘉興地瀕海公受命防寇相土

宜築城堡造戰船訓練士卒嘗若有警然者凡上所命無不稱旨列聖在位多降璽書獎勵而加錫賚焉今上皇帝臨御嘉其勞勩陞戶部尚書以舊制辭改工部未幾仍命往撫南服以其民之安之也公益勤篤始終如一所以興利除害如曩時時邊鄙戒嚴需兵器以命公民聞公令如子趨父事百萬鎧仗皆應期而辦景泰二年以風疾辭不許章再上乃命戶部侍郎李敏代公還且戒敏凡其所行良法美意無輕改蓋仍有意用公也及見上命光祿宴勞之公退而疾作仆廷中幾不能起上察公實病命致仕歸景泰二年八月也公祇事五朝夙夜匪懈懿德善行輿人誦之至論巡撫之績亦首及於公蓋公於民事知無不爲

爲之必盡其方郡邑水旱當賑給者多不待命下安其危
殆而完其骨肉者不可勝計又推餘力以及其所當爲而
皆有成功修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蘇之吳縣常之江陰鎮
江之丹徒丹陽安慶金山太倉諸學作闕里之金絲堂若
武進之孟瀆河閘江陰黃田閘蔡涇閘蘇之寶帶橋鎮江
之鎮西橋所以通往來資蓄泄者皆公所重建而人不知
勞先賢故跡如李太白范文正梅聖俞魏鶴山祠宇皆修
葺之一不以煩民初公年六十即傍所居之雙崖營草屋
若干楹各以其勝名之至是而歸老焉娛意於山水之間
足跡未嘗至城府賓客過從輒傾倒相歡所爲詩文若干
卷出入唐宋諸大家蓋泯泯乎其言也四年十月三日卒

年七十三上聞之悼歎命禮部致祭工部爲治墳塋賜之
諡曰文襄諸子仁俊仁迪仁儉仁廣孫琬瓚環璇琦璵奉
葬於其里黃岡之原旣備儀物如制又即墓之右作享堂
五間以歲時行禮中祀公像左右二廂以貯祭器凡諸宜
有者無不具繚以周垣扃以大門嚴嚴翼翼內外完好又
買田五十畝以供歲費而來求予記其事以示久遠予與
公同取進士同朝者五十年知公爲最深且周氏之先德
厚矣而公又加厚焉子孫相繼足以垂不朽而何待於予
言然不可辭也故爲書其行之大者以爲祠堂記其細可
畧也

憲節堂記

周 璿

憲節堂者元故吉豐劉鶚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慶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恩江廿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今鷺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公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皇慶壬子董宣慰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秘書監秘書郎修撰翰林日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楚公輩朝夕淬勵譽望益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瓦解公勵精爲恢復計寇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閩帥

公幼子運亦以禦寇有功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年拜公行中書省參政寇至屢擊卻之二十四年甲辰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贛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守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陣亡公被執於贛幽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絕筆曰生作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節旣無慙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柩歸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峰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祔祭歐陽公之次頃之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辭疾歸養慨祠社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歷荆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別墅之東且以奉先且

以遺後傾廩罄貨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爲書憲節堂大字顏其楹而郡博先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彭教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所是衆之所非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叅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槩立朝廷以禮義廉耻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惜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

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聞權臣誤國計憤恨不食死於家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譟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以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斥排目爲流俗奸邪至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夷之用晦趨時之變通皎厲之畔道苦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淆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

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信而用之其於兩公所爲不詬其悖必笑其狂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湓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節祠合祠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頽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爲三楹間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令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况於鄉

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爲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衆之所非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強仁所至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雙節堂記

羅倫

謂婦人爲男子可乎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以其行也非以其質也夫臣之從君婦之從夫其屬以人其經以天其義一也一而無二三綱以正九法以敘萬化以基若虎溪蕭節婦劉氏者可易乎哉劉故夏朗大家節婦端習公之

女翰林學士文介公儼蘇州教授南園公論之從姑擇配得蕭東鑑氏歸未數歲東鑑卒子瑀半歲繼卒門內外婚媼慮其少寡而無子也以語覘之節婦泣曰夫吾天也天可二乎吾足一移異日何以見亡人於地下哉舅姑難其志命冢嗣宋鉉之子澂濟後焉劉氏視猶已出鞠我立我配其兄劉庶績之女成化丁亥澂濟卒劉氏年四十二撫遺孤曰存性姑婦相依衣食寢興凡視姑爲節鄉士大夫以二婦之相繼以貞也表其堂曰雙節遺孤存性以教授君狀來告史氏曰形氣之私人孰無之不能以禮義制之則其去禽獸不遠也臣子之於君父樂人之樂食人之祿而不能憂死其事者吾見多矣而婦之不二其夫者一家或三四人一族或十數人一鄉一邑有不可勝紀者節義之性人皆有之何獨能於婦人乎所見專而所守固也若蕭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獨賢於女婦而已哉存性祖文志國朝旌爲義民宋紹定戊子進士諱正者其先也信國文公三世卒業其門先君武岡公弟登仕府君亦三世聯姻於其門云

忠毅廟祀典記

蕭基

嘗觀史傳所載封疆之吏遭時清晏優游奉職而境內又寧聲施當時者何限豈必魁磊奇傑之士哉世平則中才卧治而有餘蓋自古記之矣有如國運式微神器隳隳崎嶇戎馬之間食不宿飽寢不帖席出萬死一生芟禍亂於

四海鼎沸之日自非元夫碩人秉忠貞之氣負文武之才
義不返顧者其孰能與於斯歟嗚呼監州達公廟食茲土
至於世殊代易而肝鬻赫濯非其彌久而彌新者歟公諱
達理馬識禮字正道北平人也初仕武昌調寧國路判官
俱有政績至正六年遂有泰和之命始至靜處一室聲味
泊然騶馭羣候竟日無所受命曰若等曷歸事父母畜妻
子吾無所用爾矣明日相率罷去公秉氣剛毅莅官廉明
當元季廢玩之際首戮奸民之干紀者十數人於市於是
吏民屏息乃建廟學興教化手書宋仙居令陳公襄之訓
以教民有爭訟者望公門自解去堂皇之上肅如也居亡
何江淮盜起豫章戒嚴公逆知時變遣妻子奉母北還自
是絕意首邱矣既而江瑞袁臨望風瓦解吉安相繼陷沒
守貳皆奔泰和或請修城以守者公曰吾已熟計之民心
不固徒費財力坐困耳寇至吾以身當之時公私匱乏內
顧赤立無所資乃親勸富室出粟以佐軍需勞瘁萬狀州
民莫不感泣一時豪傑景從如曾伯昂諸君子號十義士
者其最著也咸傾資以應於是軍聲大振乃遣兵分控要
害以遏寇衝而自帥義旅戰於湫坑獲渠帥十餘人連戰
克捷遂復吉安獲兩郡侯以還永新寇犯高行鄉州判趙
友直禦於石壁死之士卒猶血戰有酋大呼曰此達相公
軍不可拒也來降者數百人明年擊梅陂寨及永豐陰田
廬陵東固皆拔之復安福新喻二州分兵戍龍泉江復萬

安縣隣邦皆倚公爲長城歲大饑發粟賑貸全活無算及聞有代公者羣盜悉衆大出飛書沓至公時病作強起蓐食黎明選銳卒拒之門外自辰至午力盡幾挫乃出先鋒五百蹂之賊望見大驚黃衫軍皆棄仗宵遁乘勝逐北俘斬不可勝數當是時寓縣瓜裂秦和蕞爾地卒能以一旅之衆東戡西翦使民人無流亡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赭之虐一草一木皆公之遺澤也未幾得疾衣冠端坐而逝民罷市會哭聲不絕者累月時至正十五年閏月某日也道阻不得歸遂旅葬荒山田野間皆繪像祀焉贈集賢學士宜興侯諡武宣建廟賜額忠毅舊在南平門右凡三圮而三新之楊侯南金以邑西淫祠爲公廟而祀

則未聞識者喟焉顧未有以缺典請也一日楊隱君貞叔誕告於衆曰武宣公有偉功大惠於民若之何不繫諸國典巷陌褻祀神其吐之矣西蜀李公下車禮重隱君而式廬焉君首以公祀事爲言公慨然曰表異先賢以儀來茲令之職也乃請於當事旣報可翌日以瓣香謁公廟於是捐俸餘葺而新之若榱桷朽蠹及藻繪之漫漶皆整飭華好而增剏其未備者翼焉煥焉有加於昔隱君乃更肖公像易以蟬冕置木主列十義士於左右公乃諏日率寮屬師生以牲帛修祀禮焉禮成貞叔乃礮石余爲之記

節孝堂記

羅欽順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

厚有二子瑛璫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幼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旣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逾七袞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

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爲人爲獸爲君子爲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爲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壺懿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况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

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爲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爲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集義堂記

歐陽德

義者性之德非自外也心之良知之謂性成性存存之謂德動不拂性慊於其心之謂義精義入神協於克一不慮殊塗克周不窮之謂集義聖人所以盡性至命集義其至矣告子之徒離義言性而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離心言義而曰義外也非內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其學直主於不動其心而以義爲不必屑屑者若曰必不動而性定長長白白以至於善善惡惡與物因應吾何庸心焉蓋告子自以其道爲至將以易天下謂聖人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老安少懷物各付物者亦若此耳而孟子不與也夫聖人之盡性也離義無心離心無義內外動靜有無隱顯通一無二而告子則未免於二之大本既乖其究是內非外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二之爲蔽而其心之不動自聖人視之乃所謂無所事事正焉而助之長者其說之近似惡足以蓋其實之毫釐千里者哉當是時佛未入於中國然其言真性空寂非善不善諸相無性緣生爲幻不假修證頓契真如者與告子實相表裏故予嘗謂中國之佛老自告子旣萌之芽而集義之訓孟子所以斥告子者苟得其實則儒佛端倪之異根極無餘矣然後之言集義者以心行義以義慊心未免彼此之間其與孟氏內外隱顯通一無二之旨不能不差之毫釐則惡得以其似是而正他道之非也夫告子之學蓋究心性命志於深造自得非若耽耽於富貴爵祿見利忘義以性命爲無益者也意見之蔽率叛儒歸佛而其流之禍儒者以爲烈於洪水猛獸則道術小差惡可以爲細故而莫之辯者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况徇利棄義謂性無益謂身不能謂不學無傷禍將何所不至耶吉安舊有講學之地曰白鷺洲書院在洲之上自宋逮今興而廢廢而復今郡守何白坡先生始移置郡城西因廢寺基材爲之閣爲中堂爲東西堂皆東向各有退息之室有左右學舍門塗午錯會歸於一繚以周垣前爲都門集九邑士講學其中堂各有名其西堂之名曰集義來屬予言先生之意無亦以佛宇廢爲儒宮將祛佛學以崇儒術則莫若孟氏之訓爲深切著明矣乎抑以後世集義之學少異於孟氏而徇利者又昏瞽迷惑

言安序志 卷六十一
棄義而弗由揭其名使反求其實乎嗟夫吾黨之士誠知
學之不講道術不明其禍尤烈於洪水猛獸必無耽耽於
富貴爵祿而以性命爲無益不學爲無傷也庶其不負先
生嘉惠之惓惓焉

著節亭記

鄒守益

嘉靖辛卯王生梅作著節之亭王生鑄以告曰王氏世望
百丈富而知義宏治間曰卿行甫年二十二而歿其配劉
誓死靡二有諷其無子何自苦者哭罵不絕口凡三日不
食匍匐往墓下斬指以血書石曰終身不改天知地知夫
知妾知遠近觀者環而嗟之曰劉之節著矣其舅允芝甫
曰盍以著節爲亭表之節婦復請以伯兄卿教甫次子梅
爲後至是始作亭以成其大太父之志云東廓子曰是可
以範俗矣二三子亦知松柏之節乎方其春氣和湊百昌
俱奮天桃濃李新蒲細柳與松柏無異也乃戒以白露申
以嚴霜而積雪堅冰又從而摧剝之於是松柏之節始歸
然而獨著夫髡彼兩髦婦所同也之死靡二則節所獨也
故劉孺人之節至於斬指書石而後著高氏以割鼻著於
梁范姬以截耳著於廣陵李婦以斷臂著於開封皆當與
令女之節炳炳不朽茲非人之松柏乎抑桃柳之不能爲
松柏局於形也不足爲桃柳咎人奚啻松柏而至於望秋
先零其咎將誰執乎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豈
以爲松柏贊將以望天下之爲松柏也

邑南光復興祚王劉公遺愛祠碑記 王德新

唐肅宗時劉公爲安福令公諱像字攸震晁愛民民酣德熏心而有畏壘之思已入爲兵部職方員外郎征蔡而擒元濟雖裴晉公之主幄而公實參佐於是擢潁州團練使畫奇禦吐番帝嘉之功封益國公進爵廣平王薨勅贈興祚王葬蜜湖白馬峰今其裔繁且顯云邑之祠祀也入國朝猶昔嘉靖間有利其址毀爲私室祠更徙數數父老子弟津津圖復力勿逮司理潔吾朱公有慨於中於戊戌捐金酬其佃費復之率衆鳩工鼎建大堂則乙亥孟冬月初六日也前爲大門厚其牆垣煥然廟貌維新矣嗟嗟神方妥其靈亡何司理公逝諸士若黃國相歐陽一政蕭鳴和

黃國棟毛鳳翼謀之司理弟仲章氏曰祠當有以垂不朽爰詣草廬丐不佞一言不佞有感而嘆曰異哉劉公之感人心至於今而不忘也是豈其威靈赫奕震慄聽睹故如是則以精神之流注於有唐蒸蒸日上爲蒼赤圖永賴其隱衷非人所能窺不然其間之豪傑奮跡而涖茲土若勒邑乘而祀名宦者尚矣有挾伎倆以獵聲譽而爲華要之嚆矢者偏嫣然笑會史之行其與日悚焉承令而不見德久而湮沒無聞則其故可想也安得千百年如劉公猶儼然臨之入其堂而肅然起敬也耶孝廉羅君一鵬因余出城語余曰我邑之光復神祠也而得聞民依於神民之依於豈弟也子之言令人惕然有遺想焉即靈神且欣然曰爾

邑之香烟我也我實懼懼夫畏之若神明者祇以貌也則我當年代檀之憂未歇也吾見其神人胥悅而拜子之賜是祠蓋朱司理諱仲廉倡之諸士民竭贊之董是役則朱仲章歐陽昌曾士宏

安福縣題名記

周 案

自唐以來外之方岳至郡邑守令皆留其姓名大者碑載小者壁記蓋其傳遠矣自余以吏事馳驅睹所至縣邑記姓名獨鮮焉乃吾邑入國朝二百餘年亦未有及之者豈非缺典哉嘉定陳侯視事之三年以其暇蒐前令姓名得可知者凡若干人并其履歷之可信者鐫於石而委記於予惟安福爲邑僻在郡治之西監司往來供億不甚煩民俗多務本業喜率先輸賦士風重禮教載在典籍蓋自昔稱易治矣自予結髮以來則聞公庭累牘情事變遷至以煩劇爲病民俗亦漸澆漓往往虛鶩不根其市井甚者至爲奸以衣食豈非士與民不能奉承教化之咎歟以予所知吾邑固多賢令其得民之深而垂譽之遠尤較然者則永康程侯仙居李侯永康爲政纔數越月耳其去也民扶老攜幼號泣而送之其措置一二大者至今守而不變窮鄉父老猶喜道其行事道已泫然思之夫以數越月之間上不病其煩而下不病其僞此其故何也蓋上之感人易於緣飾而下之從上難於矯強此二君子者皆無緣飾之心故其民不待矯強而從也然則昔之所以易治而後之

所以爲變態者其故皆可知矣陳侯爲政能追躡二君之踪故士服其教民安其化自予所見侯之心若不忍釋吾邑而吾邑之民唯恐一日而釋侯也安見所謂煩與僞者耶嗟夫三君子者之行事則既可知矣凡列名於茲者寔多賢令其行事則皆可考矣語曰與治同道言其道之同也雖然人方饑渴而稍飲食之則其事易爲而其效易收也有人焉日飼之以肥甘而衣之以幣帛一旦稍饑寒之則難爲恩而易爲怨矣繼今以往父母吾邑者其能無意於斯乎此陳侯刻石之意也

忠義亭記

胡直

族之社溪蘄州守近湖先生偕從子常州通守濟川以書抵族子某曰先祖可山靜山二公咸以布衣死宋室子所諳也頃年二公幸從祀台之仙巖又祀郡之螺山咸列配信國丞相左右亦子所躋也然二處皆獲名賢紀載傳遠獨站口故有忠義亭久圯嘉靖丙寅奉督學徐公檄徙金臺渡口峙構一亭中樹木主祀丞相而二公各以主配享皆其子孫自出力經始出台州通守姪濟世而措畫則常州姪獨殷蓋二郡則因丞相逮二公今子孫則因二公崇丞相咸以忠義故歷今二十年矣則子所過而徘徊者也不可無言以紀其事直按省郡邑志與諸載籍及吾家譜可山公諱文可有謀畧擅騎射方丞相輯兵勤王公散家貲起義先夕丞相夢火明日覩公緋衣謁軍門喜甚曰殆

天以賚我耶更名曰夢炎辟為都巡又嘗贊公推蓬一見
圖有忠肝義膂之稱及丞相敗公被執間脫歸復集兵赴
難至逕口馬蹶而卒靜山公諱文靜公弟也丞相嘗過龍
泉訪妹婿彭震龍宿公家靜山得並謁署為提督可山公
後提兵過贛以詩二首寄勉靜山期奮義作奇男子已而
元滅宋天下罄為元矣靜山公猶亢不服元兵將屠泰和
邑何侯曰今不靖者惟胡文靜一家爾邑何與焉乃集鄉
兵入冶峽執文靜至站口欲招致之文靜仍亢不屈曰吾
寧死不負宋遂被殺屠其家數百口一時人悲公昆弟死
事呼胡氏為勤王家云第在元時猶多諱言明興邑侯余
公耀過站口訊故老得其事為建昆弟忠義亭於其地後

圯乃移金臺渡口即今所建是也靜山公事獨記於楊文
貞王文端二老而邑志以向諱言逸之比者邑唐侯復修
邑志某數為語靜山公事侯固奇之則以當事者庸墨竟
格弗入悲夫二公者當時乃心惟在宋舉數百口糜之不
顧其祀不祀誌不誌即亭不亭又曷足計哉古之忠義夥
矣夫惟懷忠與義也則各有所荷有荷則欲有存弗存則
不能不與俱亡故有荷一城死一城者荷一國死一國者
未有荷中華死中華如二公者丞相宋大臣力荷而不能
存死固宜爾二公故一匹夫而靜山公又當敷天為元之
日乃挈錢鎛棘矜而欲與亢此予雅謂古今特覲者也今
猶幸俎豆布列各方子孫麟麟然詩書纓組鄉評官箴咸

不詭於先世相與葺亭於既圮之後數百年間如揭日月
轟震靈瑰瑋勅剝足以慰答人心鼓舞世教安知異時不
如夷齊附驥於孔子哉爲二公子孫者平時欲效忠義則
莫貴於有荷有荷則死不死亦各惟其時爾於是先生又
飭其子南宮士某從孫太學生某等來督記敬書以復

吉水吳侯興廢記

毛伯溫

蓀塘吳侯蒞吾邑三年德孚政治人和歲豐乃以時興厥
廢修城垣之頽者內外共三千六百尺有奇城隈之樓五
城之舖十有二修儒學之青雲樓及肄業之舍若干楹改
修預備倉及門堂若干楹建彰善亭於邑門左瘴惡亭於
邑門右保釐坊於二亭之間三元坊建於北門之外橋建

於石城之澣修大學士解公及大中丞熊公祠修警舖十
有八修郵舍十有六修者復舊建者鼎新無藉於官無歛
於民四境晏然百工子來夫城民之衛也自朱侯寅肇之
東南土堅西北瀕於江土且墟其勢必頽是宜修倉所以
養也舊在郊之北後遷於寺茲以地窪是宜改修學所以
教也自學舍廢而多士無致道之地是宜修三元於學有
光會元一狀元四解元十有六斯盛也要非他邑比乃卒
無表之者非缺典也邪是宜坊民有善惡善者彰之惡者
瘴之以勸以懲是宜亭新邑峽江取道石城有江焉值水
泛江漲馮而溺者十八九是宜橋解公熊公皆碩德名臣
至巡撫高吾陳公始祠之乃未訖工是不可不修警舖荒

為瓦礫郵舍鞠為榛莽惟夜之防惟命之傳是不修不可
凡此皆所以保釐之坊之顏之出入見之思過半矣嗚呼
是豈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力者哉今之從政者坐視傾圮
日敝漫弗加意或加之意矣力不足以任事力或足矣局
局然惟嫌之避嫌之不避或因之以濟已私濟私之謂鄙
避嫌之謂隘力不足以任事之謂弱弗加之意之謂庸此
四惡也由今觀之豈謂四惡之屏有十美焉衛民者義也
養民者惠也教民者仁也表賢者知也崇德者禮也彰瘡
者察也濟溺者慈也警夜者肅也傳命者達也保釐者忠
也是可以觀政矣司教孫君璧節判龍君光暨諸生輩咸
謂不可無記乃以屬余余歸亦三年得之目擊為詳用錄

以垂後若夫侯之政績得入大書者居多此未可以盡侯
也侯名惺字仲敬浙之姚江人蓀塘其別號云

時雨樓記

陳嘉謨

廬陵儒學之卜遷於仁壽山也太倉起潛張公自天官大
夫來守吾吉時時以訓迪諸士臨學宮則謂茲學也背乾
岡以負重面巽流而受秀美哉江山之映帶其人文之奧
區乎顧巽流發自章貢其源遠矣距郡南十里合瀘禾二
江逶迤蕩漾於烟雲縹緲之際而渟涵洄洑於几席指顧
之下獨其所負乾岡蜿蜒平夷若有待於予之增而高者
萬歷丙子夏公既為樓於學宮之西北而又亭於樓之左
右以壯負重之具瞻而增山川之高明於是茲樓之勝薄

星辰臨風雨而乾岡之峙若雲擁而山出矣丁丑公覲還再視學宮則顧謂謨曰子廬陵人也樓成且一年其為我名之謨惶恐無以應命乃退而思之輒擬今名以進蓋是時夏不雨公禱而雨雨且霑足遍公之屬邑自公屬邑之外雖其土壤接連竟不雨是年吉大有秋吉民歌舞歡呼思以報公之德而公適有茲命事固有不偶然者辱公不鄙棄因取而名茲樓越二年己卯春署學諭海陽陳君志願司訓南海顏君紹美署司訓全州唐君民敏相與屬謨記其事謨辭謝不文至於再三而三君則顧謂謨曰命名者子也其無以讓於是拜手記所以名斯樓之本末如此而因以請於公曰昔者孔子不得位以其道受授於洙泗之間其門人高第弟子有顏氏曾氏其用力於學也勤矣其授之無弗受也語之無弗悅也茲孟氏所謂時雨化之者歟謨嘗申繹其義竊以謂孔子之善教顏氏曾氏之善學不獨謂其學之之勤教之之時也時雨者天地之仁也求仁者孔門之教與學也克復仁也一貫亦仁也何則一也者心之體也心之所以為心者仁也大德曰生仁莫仁於天地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不曰見人之心而曰見天地之心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茲天地之心也人皆有之不獨聖人有之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人者心也人弗勉於學學弗勉於仁於是塊然視其心若與天地不相謀而獨以合德歸之聖人不思夫聖人之所謂合德者第不失

其天地之心而已而非有加也聖人之所謂見天地之心者第不失其人心而已而非有取諸其外也孔子勉人進於是也徃徃合而言之其示無言之教也子貢疑焉則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其繫乾之象則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夫雲行雨施者天也何與於家國均而天下平無言者教也何與於四時行而百物生由孔子之言觀之心非形骸之內也天地百物非心之外也夫是之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茲孔子所謂仁者如是而學之之勤教之之時茲孟氏所謂時雨化之者也今夫草木之生也人力之浸潤孰與雨露之榮滋然則物固有與天地相通者矣此義不明而仁道晦守無言之教者或專寂以自全其天

不知四時百物皆天也平天下者或矜智力以求勝不知雲行雨施而後天下平也教者以是淑人學者以是淑於人雖學之之勤而教之之時也吾見其益遠於仁也矣比於孟氏之所稱引者何如哉公奉天子命以尊臨九邑邑之事邑爲之不必公身爲之也乃公於茲樓不曰邑之事也工告成而民不知勞又名之昭示於久遠俾後之登覽者有考焉而又不擇謨之鄙賤俾爲之名以重辱公之寵命蓋公之心天地之心也嘗觀公之治吉以推公之所用心一昆蟲一草木有不得其所者公且爲之改容而動心而况於士有不與聞其教者乎今士之游息藏修於茲樓者奚事事也師所程業而督課弟子所咨疑而問難非克

復之訓即一貫之旨也必不曰此顏氏曾氏之所有事非士之所急也公平昔稱述孔氏以教諸士所謂天地之心者人人有之也而況於士乎誦其詩讀其書低徊想像思以友其人於千載之上異時出而際雲龍之會以雨露於四方必士人人能之也一有讓時雨之化歸顏曾氏而曰吾且爲成德達材吾且爲答問必非公之意矣況於悖孔氏之旨歧心與事而爲二卒俾遺親雜霸之學榛蕪吾之仁道者乎又况竊其言以文其身曰吾始爲是階榮進干爵祿而已乎此士之所必不爲公之所日夜望之者也謨衰病屏息林邱不獲數數謁見公冀邑之士述公之教以警發於謨也是以因三君之命而有請焉時萬曆己卯仲

春

吉水荆壁陳侯新刻清匠冊記

鄒元標

曩石樓徐公清軍冊成諸縉紳告予曰匠等苦予思之造化忌完大美不再去其一可矣已睹民間年年追呼匠班互相吞蔽上官罔察心竊痛之然如有物喉間欲吐者久非不欲言言而罔既與不言同我惠安陳侯下車精心職事予乃折簡曰今有一事遺數百年永利者清匠冊是已侯洞照民間如數鬚眉民不敢欺且不忍欺今日不言元某自負侯不急行民苦誰愬侯不逆予言乃按戶籍差次其等則而富者輸次貧與極貧遞降而逃亡者立除譬墜深淵者以萬仞之縵引之康衢侯澤普矣計上戶若干中

下戶若干豁除若干鑄之冊冊既成會上官有謂諸絕匠宜於四差內代補民涓滴不見益匠原額不見損諸譁而過元某曰予里斌斌世閤不然故籍終無所馮而四差正額尚多逋負是為逋負者藉口且此例一開如糧如軍凡絕與逃及無名之征種種散民間無已時陳侯聞斯言乃捐俸為代予懼侯澤不能久徼人人未必如侯心也言於侯曰共此邑屋共此人民今削者斲者陶者甃者絢繹統者豈必上古舊戶既除新戶宜增增之則為民擾宜令各都諸故匠覩有業諸名色者報聞縣令之私助新者既樂於輸而舊者亦不苦匱乏此均平之道侯是予言以召行恐後之君子不曙斯義仍下之人為政又不思侯為此竭蹶者久元某聶嘯二十年餘始得竟美政難成如是愷悌君子宜憫吾輩苦衷矣敬碑片石永侯大澤

明嘉議大夫應天府尹明自劉公特祠碑記

蕭近高

夫士大夫而敦羔羊素絲之節此一清士所能辨也而學妙於習說功深於勤行我所自喻不以語人則明自劉公之謂矣公諱日升字扶生家世廬陵代有聞人為諸生文章日益有名受知前郡李益都鑑塘朱公所就業一濯於道德仁義淵如也已卯舉孝廉庚辰舉進士高第用毛詩冠其經房筮仕閩福州司李以最奉召兵曹武選主事尋改南銓郎陟符丞符卿拜南大鴻臚太僕卿應天府尹屢

疏請得予告歸而讀書螺川澧水之原郡邑長初至一通姓名徐條所畫郡邑害便者奏記之而已絕跡公室不與聞外事有澹臺子羽之概一時學者宗之如秦岱瀛海旣已請於署學憲叅政劉公屬有司祀之瞽宗已而督學武林黃公郡守山陰祁公莆陽林公邑令成都顧公咸高公操詣次第採諸生議下令特祠祀之載在令甲伏臘不絕公初居里即痛念吾邑科名之稍遜於前也創復邑序於舊宮庚子以後諸生舉者林立如貫夫皆食公之報也於是計偕文學諸君謀為公勒碑祠下伐石使予記之夫以公之令聞令望人且耳而目焉予幸獲從公後並師事王奉常先生竊附於伐木之誼蓋嘗窺公於易之漸矣公蚤

歲失封翁事母甚孝年少善自持退讓是師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則所謂上而巽者也及其敷歷仕塗從李官迄於列卿兢兢靖共夙夜匪懈事無鉅細出之鎮定原本靜虛所至嶽峙不移水流無競聲名傾海內豈非鴻漸于磐不素飽者耶而翛然自好世垢不滓足以表樹物軌型範後進斯又可用為儀其在漸之上爻矣漸之象曰君子以居德善俗夫德之居也浸漬而不容已俗之善也轉移而不自知此足以見公哉公晚年日手一編以自娛棲心淵寂獨觀天人之際與人譚名理刺刺不休接引後生小子被之者如風月入懷不忍失去獨其勤行習說公所自揭者予實以是窺公之深矣是舉也微獨計偕文學諸君之不

能忘情於公因憶不佞為諸生時與公從子別駕孝廉肄業仕同山中受公陶鑄實多比余筮仕長安與公周旋丈室蕭然言笑宛如而公遊大清矣公政績在郡國廉立在廟廊著作在名山淳懿在鄉黨宗族學術在天下後世即謂公千載猶生可也按郡邑之祀瞽宗者非乏而專祠特祀前此未有也有之自公始不遷之廟可以觀德此之謂也夫祠凡如干楹構建次第及春秋饗祀歲額備載邑乘不具書時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季冬

卷六十八終



